

# 國立交通大學

## 客家文化學院 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 碩士論文

拓墾家族與社會領導階層  
——以新竹劉朝珍家族為例——

The Pioneer Family and Social Leading Class (1761-1895)  
---Liu, Chaur-jen family  
in hsinchu as an example---

研究生：劉康國

指導教授：黃紹恆 博士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七月

拓墾家族與社會領導階層  
—以新竹劉朝珍家族為例—  
The Pioneer Family and Social Leading Class (1761-1895)  
---Liu, Chaur-jen family in hsinchu as an example---

研究生：劉康國

指導教授：黃紹恆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碩士論文



Submitted to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January 2011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七月

## 摘 要

本文重點在重建即爬梳劉朝珍家族從清代來台開墾的歷程，並希望透過這個家族在從清代台灣的開基、發展的過程中，探討該家族躋身地方社會領導階層的原因，同時也了解劉朝珍家族在竹塹山區(今芎林鄉、橫山鄉)等地所留下的足跡及影響。茲分為兩大部份來說明。

### 一、拓墾部份

竹塹內山地區，自來就是原住民生活區域。清朝政府的治理方式，以設隘立屯、築土牛溝隔離漢番。不過漢墾戶爲了取得土地，不斷向內山拓墾而影響生番的生計，於是生番就以出草等作爲反擊，影響拓墾者的耕作。清政府受限於人力及資金的不足，又要保護漢民的安全，委由民間的有力人士成立墾區，設隘防番，招佃開墾。劉朝珍家族的成員和竹塹地區的墾戶們一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設立的。墾戶要做的就是自備工本，建立隘寮僱丁防守。以劉朝珍家族的拓墾而言，沿著頭前溪、油羅溪此地區多爲河谷、丘陵、山地，愈往內山原住民的威脅愈大，又加上區內不停的水患威脅、沖毀良田，種種成因曾讓劉朝珍家族向官方表達辭墾之意。

一般而言，拓墾家族與廟宇有著密切的關係，擔任墾戶的家族爲了鞏固地區領袖的地位，除了倡建地方廟宇，也投入地方公益事業、協助官方所交辦的事務，藉此與地方社會及政府維持良好的關係，拓展家族在社會的人際網絡。劉朝珍家族除了義民廟是因爲當時以竹塹地區林先坤家族、劉朝珍家族、北埔姜家等組成義軍協助清朝前後弭平林爽文、戴潮春兩次民亂，受乾隆皇帝賜「褒忠」而後由林先坤等人創意建立。從芎林鄉到橫山鄉，劉朝珍家族所參與的廟宇不僅代表他們當時拓墾所留下的痕跡，也同時顯示家族在該地區的社會地位。

### 二、清賦事業及開山撫番政策

台灣開港通商後，列強對台灣山區的利益覬覦，引起清朝政府意識到台灣地位的重要條件，讓官方改變治理政策，1886（光緒十二）年，台灣

首任巡撫劉銘傳來台的第二年進行清賦事業及開山撫番政策，隘防改由官方派勇防守，隘租由官收。劉家自然也是受此政策影響，這代表家族拓墾事業因這項政策的實行而告終結，原有的隘防與隘務也一併瓦解。它不僅是國家力量與地方勢力的消長，也同時表示山區的開墾進入以國家主導的時代。

緊接著日治時期，總督府著手土地調查，整理大租權等措施，讓當時包含劉朝珍在內的拓墾家族，必須思考如何的因應。於是用教育、醫學、地方公務等，亦或是消極的半退隱或垂幃受徒當教師，以維持家族既有的社會領導地位。

透過劉朝珍家族的拓墾以及社會領導層的流動或變化，我們可以了解到，國家政策的變遷抑或是統治者的更替，對拓墾家族勢力的消長和社會階層的變化有著絕對的影響。



## 謝 辭

我畢業了，這是一件多麼雀躍的事，回想考上研究所時，雖有高興，但仍有很多的壓力與不安，畢竟多年之後重拾書本回到學校，一邊讀書、一邊工作、有家庭、又有一些年紀，忙碌又充實的碩士生涯，真的是我人生旅程中很特別的經歷。如今，能順利畢業，要感謝許多在這當中幫助我的人。

當然最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黃紹恆教授，他願意收我這樣資質魯鈍，又有一些年紀的學生。在與老師請教問題時，老師會用詼諧、輕鬆的方式談論，讓我對論文寫作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老師又用認真且嚴謹的態度，也讓我的論文更趨紮實。

其次，感謝在研究所期間，交大客家學院。從莊院長到各位老師，你們諄諄誘導及專業的啟發，增加我視野的寬度與廣度，助教及助理總是有耐心的回答，處理我們的各種問題。還有一起奮鬥的同學們，感謝你們的關心，加油與打氣，在此一併致謝。

再者，也要深切感謝論文準備、寫作過程中，前省主席林光華先生(林先坤後裔)接受筆者訪問並提供資料，劉朝珍的後裔:劉伯堦、劉鼎福、劉得綱、劉得中...等提供寶貴的史料，一定要提的是高志彬、黃卓權兩位亦師亦友的老大哥，借閱各種書籍及鼓勵我，高先生更不時提供我寶貴的意見，包括資料搜集及論文的書寫，謝謝你們。

此外，辦公室的長官、同仁、民間的友人，不時的鼓勵、加油、打氣，很抱歉無法一一具名，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感謝我摯愛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內人，除了上班，還要負責一雙女兒的功課，有你們的支持與包容，我才得以完成學業，謝謝。

#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謝誌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
圖目錄	v
第一章 序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第二章 劉朝珍家族的拓墾（1761-1895 年）	8
第一節 芎林鄉的環境背景	8
第二節 橫山鄉的環境背	14
第三節 猴洞庄的拓墾	18
第三章 社會活動	45
第四章 結論	67
參考文獻	73
附錄	75

## 表目錄

表 2-1:道光至光緒年間與劉朝珍家族有關的水患紀錄.....	33
---------------------------------	----

## 圖目錄

圖 1-1 劉朝珍家族遷徙拓墾地區示意圖.....	6
圖 2-1 新竹縣鄉鎮行政區域圖.....	15
圖 2-2 橫山鄉區位高層圖 .....	15
圖 2-3:橫山鄉區位地質說明圖 .....	16
圖 2-4:橫山鄉區位土壤說明圖.....	16
圖 2-5:新竹縣主要水系說明圖.....	17
圖 2-6:劉朝珍家族系譜圖.....	28
圖 2-7:陳福成墾隘圖.....	30
圖 2-8:劉子謙墾隘圖.....	31
圖 2-9:錢朝拔墾隘圖 .....	31
圖 2-10:鍾增祿墾隘圖.....	32
圖 2-11:清代土地經營方式示意圖.....	40
圖 3-1:義民廟之褒忠匾額 .....	46
圖 3-2:褒忠亭（義民廟）舊貌 .....	47
圖 3-3:義民廟中劉朝珍之長生祿位.....	49
圖 3-4:芎林鄉廣福宮 .....	54
圖 3-5:芎林鄉文林閣 .....	57
圖 3-6:芎林鄉文林閣劉維翰長生祿位 .....	57
圖 3-7:芎林鄉代勸堂 .....	58
圖 3-8:芎林鄉惠和宮 .....	59
圖 3-9:芎林鄉福昌宮 .....	60
圖 3-10:橫山鄉大肚村永昌宮 .....	62
圖 3-11:橫山鄉大肚村永昌宮舊貌（1945 年）.....	62
圖 3-12:橫山鄉九讚頭國王宮 .....	63
圖 3-13:劉朝珍家族拓墾路徑圖 .....	64

## 第一章 序論

### 第一節 問題意識

清代台灣漢人的入墾歷史當中，各地較重要且有名的家族，已經累積相當程度的研究成果，如何明星《陳朝綱家族之研究》、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黃卓權《跨時代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1840-1911)》、黃富三、陳俐甫《霧峰林家之調查與研究》、林桂玲《家族與寺廟》、范明煥《新竹地區的人與地》、莊英章對北埔姜家及竹北六家林家的研究。不過，無庸置疑的是除了上述拓墾事業相當可觀的家族之外，台灣各地還存在著事業規模雖止於中小型，但是卻在其拓墾地區留下重要足跡或貢獻之家族。本文所欲探討橫跨新竹芎林、橫山二地區開墾的劉朝珍家族，無論從史料碑刻或耆老口傳，均可清楚看出其在當地極為重要，而且被當地人認為是留下不可抹滅之痕跡與功勞的人物。這類屬於地區性的拓墾領導人之研究，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有助於鄉土史的建立，更能經由如此基礎的研究，對近 400 年的台灣歷史得以重建出新的架構與新的觀點。對芎林橫山地區的開發有一定貢獻的劉朝珍家族，長久以來，並沒有人以專文提出論述，因此本文爰以劉朝珍家族為研究課題，藉由此家族於清代的拓墾與發展的歷史，對台灣漢人尤其客家人在台拓墾與發展歷史進行更深入的論述。

1788（乾隆五十三）年，清廷在台設立「番屯制度」，九芎林（今新竹縣芎林鄉）成為屯務公埔之一，連帶的使得九芎林近內山之處的猴洞、橫山兩地成為平埔族岸裡社<sup>1</sup>的「隘額屯地」。由於距離太遠（台中—新竹），屯丁無法前往耕作，遂由漢人劉引源、劉可富於 1807（嘉慶十二）年取得猴洞的墾權，這可說是猴洞莊拓墾的濫觴<sup>2</sup>。

---

<sup>1</sup> 岸裡社在今之台中盆地后里台地其勢力可達新竹。

<sup>2</sup> 《清代大租調查書》頁 1063〈九〉，不過《劉氏族譜》則稱為嘉慶九年，是開始開發猴洞的時間，本文所稱之《劉氏族譜》均為劉朝珍派下各支如劉伯壘、劉邦賢、劉鼎福、劉得綱、劉得中、楊秋賢等人收藏之版本。均無頁碼。



翻開《重修台灣府志》、《淡水廳志》、《台灣私法》等書，可知清代全台有猴洞莊三處，一為現今屏東恆春，二在今高雄縣內門鄉入口之龜洞，三指現今新竹縣芎林鄉秀湖村沿油羅溪而上，包含秀湖村及橫山鄉大肚村、新興村、油羅村及橫山村的一部份，而與劉朝珍家族有密切關聯，本文所要探討的對象為新竹縣的猴洞莊。

新竹縣的猴洞莊又稱「中興莊墾號」，可說是由劉朝珍家族主導拓墾而成。劉朝珍家族不但在此地區的土地拓墾上佔有重要地位，且在社會公共事務上，也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諸如清代北部台灣兩次客家武力的組成與軍事活動，以及新埔枋寮義民廟<sup>3</sup>的修建，劉朝珍、劉維翰祖孫一直是領導人之一，所以劉家至今仍是新埔枋寮義民廟「世襲罔替」的董事（施主），由此可見一斑。

本文將試圖透過文獻族譜等搜集，加上田野調查，以及相關的文獻檔案史料，爬梳劉朝珍家族從九芎林庄(今芎林鄉)到猴洞莊(今橫山鄉的一部份)的開墾事業及家族的後續發展。在時間的起迄方面，則設定自 1775（乾隆二十二）年至 1895 年日治台灣時期的開始為止之間。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有關劉朝珍家族拓墾以及相關的清朝、日治社會階層的論述有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1898 年）、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1990 年）、黃富三、陳俐甫《霧峰林家之調查與研究》（1991 年）、吳學明《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1998 年）、林桂玲《家族與寺廟》（2005 年）、范明煥《新竹地區的人與地》（2006 年）。

其中，《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1998:77-120）概述橫山鄉的開墾過程，該彙編所收錄與論述之芎林的猴洞、大肚村、橫山村

---

<sup>3</sup> 本文所提到之義民廟，除非特別說明否則均指新埔枋寮義民廟。

為本文研究之範圍，惟「尋得同治八年劉世城之孫劉子謙招來隘首<sup>4</sup>」，及同頁最後一段《新竹文獻通訊》提及「劉子謙別號朝珍，饒平人，於嘉慶九年遷居九芎林石碧潭，開拓大肚庄...隘丁二十四名」，似乎皆有商榷之餘地。依據劉朝珍派下《劉氏族譜》所述，劉世城為劉朝珍(子謙)之孫，而劉朝珍本名為傳聘，子謙亦不是朝珍之別名，不過，本書其論述的內容及鋪陳方式是值得參考的。

《樹杞林志》於日治初期 1898（明治三十一）年編成，當時該志作者採訪石碧潭的劉家水為劉世城之孫，大肚庄的劉家驥則為劉維翰之孫，該志對清代九芎林、竹東等行政區、人物、隘寮分布與重要事蹟多有描述，其中所收錄之隘寮的位置對劉朝珍家族拓墾事業的理解有很多參考研究的價值。

《新竹地區的人與地》確認了劉子謙墾號範圍，及其在橫山鄉油羅地區有六座隘寮<sup>5</sup>。本書也引用戴炎輝、黃卓權對於隘的論述，可說更加具體描繪出劉朝珍家族的發展，對本文的論述有一定的幫助。

《家族與寺廟》則說明竹北六張犁林家家族史及其與義民廟之關聯，因六張犁林先坤母親系出劉朝珍家族，在廣東饒平原鄉就有姻親關係，劉朝珍之父劉可佑也因為林家的帶領而來台發展，劉可佑實際上就是林先坤的母系表弟（姨表），甚至劉家在參與義民廟事務亦與林先坤有關。劉家的拓墾方式與林家有相似之處，雖然規模與具體地區有所不同，本文將以其基礎，可進一步以對照所彙集的資料，提出劉朝珍家族在關於義民廟方面完整的論述。許雪姬、黃富三對龍井林家以及霧峰林家的論述與研究，相較劉氏家族而言其規模差很多，但是

---

<sup>4</sup> 根據劉得綱先生所收藏之《劉氏族譜》，劉朝珍為來台第二代，劉世城為的四代是其孫，而子謙本名守恭為劉世遠之兒子劉世城之姪子。

<sup>5</sup> 日後希望將這些隘寮位置予以確定，並用衛星定位處理，輔以新舊地圖的堆疊將其呈現，惟目前依范明煥先生所說祇有大寮隘，筆者希望隘寮遺跡探尋有所突破。

兩氏對家族的發展及參與社會活動的論點，家族歷史鋪陳架構亦是值得本文參考。

何明星《清代新埔陳朝綱家族之研究》指出新埔陳家與當時北台灣家族之間的競合關係，以及在陳家攀附國家權力之提升其社會領導階層地位之觀點，雖篇幅稍嫌不足，不過卻值得參考。

綜合對上述各家有關劉朝珍與地方精英領導層研究的理解，本文認為再論述拓墾家族史時，其重要觀點之一，如同許雪姬所指拓墾家族至少在肇始之階段，便須要有突出的領導人物而且必須與當地更具勢力家族有所結合變遷的<sup>6</sup>。因此本文的研究課題雖為今新竹縣橫山鄉劉氏家族史，惟此家族自劉朝珍階段開始有明顯且快速的發展，故名之以劉朝珍家族。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之論述以將採用歷史研究法為主，藉由史料的彙整與分析，探究劉朝珍家族相關的議題。在史料的彙整方面，著重在族譜、古文書的整理，以彙集可提供研究劉氏家族在地方拓墾的重要資訊。另再佐以地方文獻的蒐集及田野調查的進行，以更加貼近該家族在地方拓墾的確切發展面貌。稍詳言之，如下所示。

〈一〉史料的彙整：經由族譜及政府戶政單位除戶簿的整理，嘗試完整繪製出一張以劉朝珍為中心的劉世系譜圖，以掌握出劉朝珍家族世系的脈落，作為本研究推斷其家族成員及其他姓氏家族關係之依據。地圖部分則以樹杞林志、台灣堡圖、google earth 為主要參考，嘗試透過新舊地圖之比對，試圖呈現該家族在地方拓墾發展的過程。《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對油羅溪的開發有相當多的描述並收集了不少的史料、《家族與寺廟》

---

<sup>6</sup>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頁 58、66。

則不乏劉、林兩家和義民廟的事蹟，皆可成爲本文論述的重要材料。

〈二〉地方文獻的蒐集：整理過去研究成果，例如《樹杞林志》、《新竹地區的人與地》之類鄉鎮誌等地方文獻之記載、地方文史出版品等，其中也將包括官方統計數據及施政報告等，筆者以這些資料之整理與了解，作爲進一步調查研究之基底。

〈三〉對劉氏宗親、地方耆老等的深度訪問：針對熟識劉氏家族與橫山鄉歷史的專家學者與在地文史工作者、劉氏宗長、地方耆老、以及與政策相關人士或團體進行訪談。並盡可能收集歷史文獻、地方文史產經研究著作、官方文書、剪報及宣傳廣告等各項相關資料，積極運用人類學近來所發展出之「多點域參與觀察」。另一方面，從親身拜訪與劉家熟識的竹北六家的林先坤家族，以便獲得更深層文化資訊。

至於研究的區界與年代斷限，本文擬以清代劉朝珍家族拓墾範圍爲研究核心，所設定的研究區域相當在於清朝時期的九芎林(今新竹縣芎林鄉)以及猴洞庄(今新竹縣橫山鄉)；劉朝珍家族拓墾的路線如圖 1 所示是沿著油羅溪一路從九芎林庄、倒別牛庄、石壁潭庄、王爺坑庄、山豬湖庄(芎林鄉秀湖村)、鹿寮坑庄(芎林鄉五龍村)、大肚庄(橫山鄉大肚村)、九讚頭(橫山鄉新興村)、油羅庄(橫山鄉豐田村)，所以本文所探討的範圍即包含芎林鄉、橫山鄉部分地區。

圖 1-1：劉朝珍家族遷徙拓墾地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寶圖影像檢索系統 日期:2011.06.01

筆者加以改繪。年代:清道光年間

而在時間的斷限上，以 1761（乾隆二十六年）年劉朝珍父親，亦可稱劉朝珍家族來台祖的劉可佑來台為始，以 1895 年日本開始統治台灣的時點為止，其理由主要在於劉朝珍家族從來台祖開基後到 1895 年日本領台為止 100 餘年的清代台灣時期，劉氏整個家族發展可說已然根基穩固且完整，其後日治乃至戰後的變遷皆以清代的發展為基礎，因此爰以清代為本文的論述的主要時間範疇。

基於上述各節的說明，本文除序章及第五章的結論外，第二章「劉朝珍家族的拓墾（1761 年-1895 年）」主要論述從劉可佑來台開基，劉朝珍參與林爽文事件並打下拓墾基礎，劉維翰的擴展拓墾版圖及參與



戴潮春事件，劉守恭則費心的維維繫家族事業而努力，接著的是劉家盛等面對的是政府對土地管理政策的轉變做出對策之過程。第三章主要為劉朝珍家族參與公共事務之情形，包括參與義民廟及芎林鄉、橫山鄉內與劉朝珍家族相關之廟宇。第四章是討論劉朝珍家族在整個拓墾過程當中與社會領導階層的關係。



## 第二章 劉朝珍家族的拓墾〈1775年-1895年〉

因本文研究區域擴及現今的芎林鄉到橫山鄉，因此先就這兩個鄉作環境介紹，又因油羅溪緊鄰山丘，由於河川、山丘、土壤等對於先人拓墾及後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以下的說明中，亦包括種植各種作物以及洪水水患導致劉朝珍家族遷徙等種種的影響。

### 第一節 芎林鄉的環境背景

芎林鄉位於新竹縣的中央偏西，如若扣除尖石、五峰兩鄉之高山區，正好位於新竹縣的地理中心。

芎林鄉原名「九芎林」，其名稱由來蓋因漢人出到之時，此地區九芎樹蒼蔚成林之故。芎林之開發可溯及 1775（乾隆四十）年，由粵籍墾戶姜勝智、劉承豪等率先拓墾，至道光初年，前後五十餘年，始有相當規模<sup>7</sup>，是以芎林開墾至今，已有兩百二十餘年歷史。

若以行政區劃而言，芎林在清代係隸屬於新竹縣竹塹堡東廂，日治時代先是隸屬於台北縣新竹支廳竹北一堡，後又改隸新竹州竹東郡芎林庄，光復初期改為新竹縣(大)竹東區芎林鄉，下轄華龍、五龍、秀湖、永興、石潭、新鳳、水坑、中坑、文林、芎林、上山與下山等十二村<sup>8</sup>。

芎林鄉面積狹小，為全縣十三鄉鎮市中最小的一個。境內有丘陵、台地與平原三種地形，分別由東北而西南平行排列，層次井然。平原南側緊鄰油羅溪，平原地區盛產稻米與番茄，從秀湖向西延伸，經石潭、文林、上山至下山，在西連竹北市六家，由於土壤肥沃，水資源豐富，所產的稻米，自古以來便頗負聲價。丘陵地區則以柑橘為主。

<sup>7</sup>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新竹文獻會通訊》，第 011 號，〈芎林鄉文獻採訪錄〉，1954.03 頁 2。

<sup>8</sup> 新竹縣政府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新竹縣志（一）》，〈卷三土地志〉，1976，頁 130，頁 157。

芎林漢人先民主要來自廣東省惠州府、嘉應州。<sup>9</sup> 語言則以海陸腔客語為主，四縣和饒平腔次之，其中文林村紙寮窩的劉姓家族應該是目前台灣地區保存「饒平話」最完整的地區之一。住民姓氏方面，劉、黃、陳、林、張等是鄉內五大姓<sup>10</sup>。

芎林的開發在頭前溪中上游各鄉鎮中，應屬較早的一個。但是日後的發展速度反而不若鄰之竹東為快。尤其是鐵路內灣線，據說原本計畫通過芎林，但因鄉民懼怕良田會遭破壞而作罷<sup>11</sup>，以下再就位置、地形、主要山丘、主要河川、地質、土壤等各項稍作說明。

## 位 置

芎林鄉隸屬於新竹縣。新竹縣位於台灣北部之西斜面南底部，西臨台灣海峽，北與桃園縣毗鄰，南與新竹市及苗栗縣相接，東以玉山山脈北部之雪山彙分水嶺與宜蘭縣及台中縣為界。而芎林鄉則位於新竹縣的中央偏西，它的東邊與橫山鄉為界，西面與竹北市為鄰，南依頭前溪與竹東鎮相對，北倚層巒與新埔、關西兩鎮比鄰。它的形狀則宛如一個葫蘆，下山的水尾就是葫蘆的開口，與竹北和新埔交界，五龍和秀湖一帶就是葫蘆的底部，與橫山鄉交界。

過去，芎林只是竹東區生活圈的一個小鄉，雖然地處新竹縣之中心，但是，從未能夠凸顯其位置的優越。近年來，由於緊鄰新竹都會區的竹北區急遽興起，介於竹東與竹北兩大生活圈中間的芎林，也跟著產生變化，特別是北二高通車、120 縣道路拓寬、東西向快速道路聯絡道等重大交通工程陸續完成後，芎林的空間區位屬性有了重大改變。換言之，芎林鄉已經成為連接高速公路沿線其它主要城市與新竹都會核心區的重要節點，隨著六家高鐵特定區的開發及聯絡網的建

<sup>9</sup> 《台灣省新竹縣志（二）》，〈卷四人民志〉，頁 39。

<sup>10</sup> 〈新竹縣芎林鄉居民（公民）姓氏統計表，民國 88 年 6 月。〉

<sup>11</sup> 2008.11 筆者訪問橫山耆老葉雲燭所說的其一，經芎林就是走秀湖村，不論當時亦或現在均為芎林稻米盛產之地，其二當時橫山名人蔡錦繡為參議，建議鐵路經橫山村，而蔡錦繡為橫山村人。



置，這種依附核心區發展的區位優勢將更加凸顯<sup>12</sup>。

## 地 形

芎林鄉位於新竹縣的中央偏西，正好介於五峰、尖石等高山地區與新竹平原交界地帶。就地形而言，包括丘陵與平原兩大部分。標高在 464 公尺與 50 公尺之間，靠近頭前溪處是水田，靠近山丘處是園地和山林地。丘陵面積大約佔全鄉三分之二，屬於飛鳳山丘陵區之一部分，平均相高度約 318.28 公尺<sup>13</sup>。丘陵區從東南延伸到西北，有鹿寮坑山、石壁、壇山、飛鳳山、九芎林山等山丘起伏，其地勢由東北而西南漸次低斜。九芎林山與石壁潭山一脈相連，北有燥坑山、中坑山、水坑山與倒別牛山，西北則為五股林山勢向西趨下，之後復而陡起者即為上山山與下山山，最後再向西延展連綿至竹北的犁頭山<sup>14</sup>。這些山巒橫互於芎林北側，宛如一道天然屏障。丘陵南側是平原區，屬新竹平原的一部份，係頭前溪河水沖積而成。從秀湖向西北經石潭、文林延伸到上山、下山，面積以上山、下山地區為最寬。丘陵與丘陵間，有小溪縱向切割，形成許多小谷，如鹿寮坑、王爺坑、燥坑、倒別牛、中坑、水坑、紙寮窩、打磚窩、埤塘窩等窩谷便是。丘陵與平原之間，有零星台地分佈，因地勢較平原高，可避洪水，自古以來便是芎林聚落的主要分佈地區。

芎林的山丘地勢都不很高，最高的飛鳳山海拔不過四百多公尺，至於西境的上扇海拔不過二百公尺左右。因此與北鄰新埔、關西兩鎮的交通不致造成太大的阻礙。

## 主 要 山 丘

### 一、石壁潭山

石壁潭山位於芎林的石壁潭、永興、五龍、華龍等村，標高 402

<sup>12</sup> 新竹縣政府編，《新竹縣綜合發展計畫》，(民國 89 年 2 月)，頁 46。

<sup>13</sup> 施添福，《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地理研究》，〈新竹縣文化局，民國 90 年 9 月〉頁 108。

<sup>14</sup>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新竹縣誌〈一〉》，卷三〈土地志第五章〉，〈民國 65 年〉，頁 72。

公尺。跟據新竹縣志記載：「石壁潭山起自橫山鄉延綿東來，山雖不高而陡然聳峙，山腹平廣，山路沿溪處，岩壁削立，高數仞，昔時潭水甚深。斷崖上半為礫石層，下半岩石甚堅，任憑急流湍沖激不壞，昔有【石壁連雲】絕勝之稱。自築堤後，潭水乾涸，景勝大改舊觀，已失當時面目。其東連鹿寮坑、王爺坑諸山，西北為五股林，山勢向西趨下<sup>15</sup>。」可見，昔日之石壁潭，曾是懸崖峭壁，頗具氣勢。

## 二、九芎林山

九芎林山位於新鳳、中坑、水坑、文林、芎林等村。該山係由石壁潭山延綿而來，北面尚有燥坑、倒別牛、中坑、水坑等山，九芎林山山麓與平原交界處，村店排列，人口聚集，是今日芎林市街之所在<sup>16</sup>。

## 三、飛鳳山

飛鳳山位於芎林鄉新鳳村燥坑，東距芎林街市約三公里，標高 426 公尺，是芎林境內最有名氣的一座山脈。其名稱由來，蓋因該山山勢狀似「飛鳳」伸頸，行將斂翼降下之勢<sup>17</sup>。

## 四、王爺坑山

王爺坑山位於芎林鄉永興村，該山介於飛鳳山、石壁潭山與鹿寮坑山之間，並與關西鎮交界。沿王爺坑溪溯溪而上，青山綠水景色秀麗。該山所蘊藏之山石，品質優良，為全省少數已開採之陸上砂石採掘區。

## 五、鹿寮坑山

鹿寮坑山位於芎林鄉五龍村與華龍村，該山係由橫山鄉大肚村延綿而來，其中有五條山脈由東南向西北平行排列，因此稱之為「五龍」。

## 六、唐塔山

唐塔山位於芎林市街後方與紙寮窩之間，該山地勢不高，屬九芎林山的末端。

---

<sup>15</sup>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新竹縣誌〈一〉》，卷三〈土地志第五章〉，〈民國 65 年〉，頁 72。

<sup>16</sup> 同註 15。

<sup>17</sup> 同註 15。。

## 七、上山與下山

九芎林山由東向西趨下至打磚窩後，復而陡起，形成上山與下山兩山位於上下山平原的北面，與新埔鎮交界，山勢不高，宛如一座長城，延伸至竹北的犁頭山。

## 主要河川

### 一、九芎林溪

九芎林溪係指頭前溪九芎林段，頭前溪乃新竹縣最大河川，溪水源自五峰、尖石兩鄉，源於五峰者稱上坪溪〈本流〉，源於尖石者有那羅和嘉樂兩溪〈支流〉，此兩溪自尖石匯合後，改稱油羅溪，向西流入橫山，再進入本鄉秀湖、碧潭一帶與上坪溪匯合，是為頭前溪。九芎林溪向西流至菜頭寮附近，再分為南北兩溪，稱九芎林南溪與九芎林北溪<sup>18</sup>。

頭前溪全長 61.2 公里，流域面積 565.97 平方公里，發源點高度 2000 公尺，平均坡降 3.27%，水系密度 1.44km/km<sup>2</sup> <sup>19</sup>。

九芎林溪屬於頭前溪中游，由於正好在本流與支流匯合處，河面寬廣，河道分歧，在高度突然陡降下，河水常任意奔流，經常造成水患。今天從橫山經芎林至竹北，沿頭前溪兩岸均築有高大堤防，就是為了防範夏秋季可能造成的洪水氾濫。

### 二、支流

九芎林溪流經本鄉的秀湖、永興、石潭、文林、上山和下山等村，沿溪各處尚有山豬湖溪、鹿寮坑溪、王爺坑溪、赤柯寮溪、中坑溪、水坑溪、倒別牛溪、燥坑溪等小支流注入<sup>20</sup>。這些支流均發源於鄉境之淺山丘陵，源短水淺，雨季時水流湍急，特別是颱風季節，常會氾濫

<sup>18</sup>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新竹縣誌〈一〉》，卷三〈土地志第五章〉，〈民國 65 年〉，頁 72。

<sup>19</sup> 姜善鑫，《揭開福爾摩沙的面紗：台灣的自然地理》，上冊，〈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民國 89 年 3 月〉，頁 132。

<sup>20</sup> 〈芎林鄉文獻採訪錄〉，《新竹縣文獻會通訊》，第 011 號，〈民國 43 年〉，頁 2。

成災。乾季時水量稀少，甚至乾涸無水，燥坑溪便是典型的例子。

## 地 質

台灣的地質大部分屬於新生代，四紀更新世、新第三紀上新世、中新世與古第三紀漸新世之地。新竹縣之地質構造也是如此，除了現代沖積層外，尚有了更新世台地堆積層、上新更新世頭料山層、中新世地層與漸新世之水長流層等不同地層。現代沖積層主要分佈於新竹平原及鳳山溪、頭前溪中下游一帶，漸新世之水長流層分佈於尖石、五峰等高山區，其他更新世之礫石、上新—更新世之頭料山層與中新世地層則分佈於全縣之中部地區<sup>21</sup>。

芎林鄉位於新竹縣中部，在地形上，四分之三屬於丘陵地，四分之一為平原區。地質上，則包括現代沖積層、更新世台地堆積層與上新更新世頭料山層三類。現代沖積層係頭前溪沖積而成，由秀湖、石潭、文林之平原延伸到上山、下山平原，再與竹北的六家平原相接。更新世台地堆積層主要分部於水坑、中坑、倒別牛、上山與下山等丘陵地帶。上新更新世頭料山層則分部於鹿寮坑〈五龍、華龍〉、王爺坑〈永興〉、石壁潭等山丘地帶〈面接關西鎮之一部分〉<sup>22</sup>。頭料山層主要是由灰白色至黃灰色準混濁砂岩、灰色至暗灰色頁岩及礫岩組成。其岩質較鬆且淘選較差，愈上層礫岩愈多<sup>23</sup>。

由於地質的關係，芎林境內並無重要礦產，倒是砂石的生產相當的豐富。目前除了頭前溪沿岸砂石場林立外，鹿寮坑與王爺坑等多處山坡地，也成為台灣北部地區重要的陸上砂石採區。據民國七十七年行政院核定之「砂石開發供應方案」，其中「芎林坡地砂石資源開發區」以王爺坑、鹿寮坑兩地為主，砂石品質適用於級配及填方用材<sup>24</sup>。

<sup>21</sup> 陳武正，《新竹縣整體發展建設規劃》，〈新竹縣政府民國 71 年 4 月〉，頁 24-28。

<sup>22</sup>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新竹縣志》，〈卷三，土地志〉，〈民國 65 年〉，頁 28。

<sup>23</sup>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二，土地志，地質篇〉，〈民國 81 年 9 月〉，頁 146。

<sup>24</sup> 經濟部礦業司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北部地區陸上砂石資源調查評估計畫》，〈民國 89 年 10 月〉。

## 土 壤

台灣地區的土壤以壤土佔大多數，沙土及黏土較少。一般而言，土壤就其土質及成因的不同，可概括為沖積土、風積土、紅棕色土壤、黃棕色土壤、紅黃準灰土壤與石質土等六種<sup>25</sup>。

芎林地區在地質上既然包括現代沖積層、更新世台地堆積層，上新更新世頭料山層三類，在土壤上也大致可分為沖積土、紅棕色土壤、黃棕色土壤與崩積土等類。沖積土可細分砂頁岩新沖積土與砂頁岩老沖積土兩類，砂頁岩老沖積土分部地區就是前節所述頭前溪沖積層地帶，此一地區土質肥美，利於農耕，是優良的水稻與蔬菜栽培區。砂頁岩新沖積土分部地區很小，主要在鹿寮坑溪河谷與上山平原內一小塊地區。黃色土壤分部區在鹿寮坑、王爺坑與石壁潭等山丘地帶，此一地帶是芎林境內地勢較高的地區，地下常藏有化石，構成土壤則為排水良好砂質土，適合柑橘、茶葉、樟腦等農林作物之種植。此外，芎林村與上山村之狹長台地亦有部分黃色土壤。至於紅色土壤則分部於水坑、中坑、倒別牛（新鳳）與上山、下山與新埔接壤地帶，此區構成土壤為砂質土與石礫互層，酸性較強，適合種植茶葉、柑橘和相思樹。因此芎林鄉山坡地的土質大部分都很鬆軟，遇大雨容易崩坍或發生土石流的情形。

## 第二節 橫山鄉環境背景

橫山鄉位處新竹縣中央，近雪山山脈，為山脈、丘陵、河谷所構成，全鄉東西寬約 13.8 公里，南北長約 14.2 公里，總面積約 66.35 平方公里，全鄉下轄十一村。

橫山鄉有 90% 的面積屬於丘陵和山地，其餘屬於河谷平原地區。全區海拔高度低於一千公尺，嚴格說來並無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地勢由西北向東南漸次升高。橫山鄉的山脈，屬於雪山山脈大霸支稜，從尖石鄉的錦屏延伸而來。境內主要有麥樹仁山、油羅山、尖筆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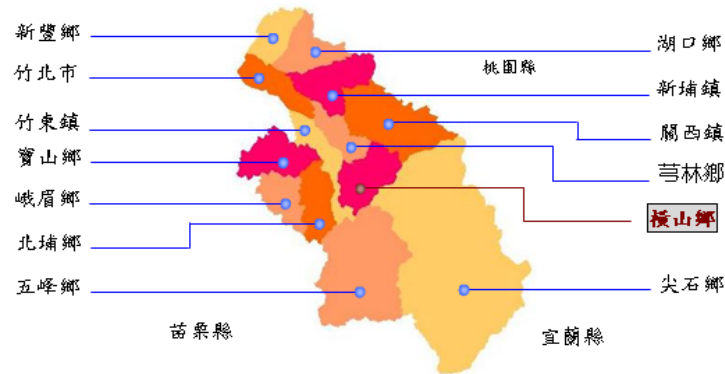
<sup>25</sup> 陳武正，《新竹縣整體發展建設規劃》，〈新竹縣政府民國 71 年 4 月〉，頁 24-28。



大山背山、內灣南河諸山和梯仔山。

橫山鄉地形起伏，形成「集村」的聚落發展模式，本鄉人口近九成爲客家人，以客家話爲主要溝通工具。

圖 2-1:新竹縣鄉鎮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橫山鄉公所

橫山鄉東南與尖石、五峰兩鄉鄰界，西北與芎林鄉相接，東北與關西鎮毗連，西面與竹東鎮隔上坪溪爲界，境內由羅溪河谷平原及台三線兩側地勢偏低，漸次往兩側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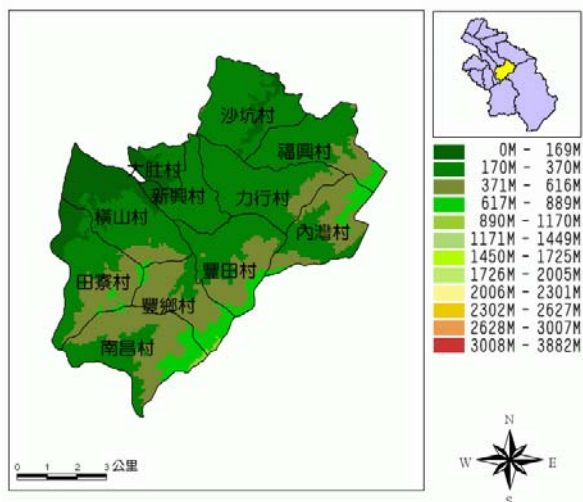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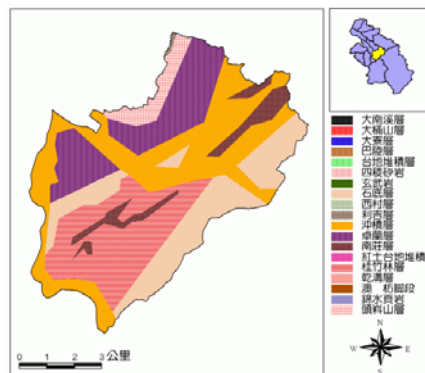


圖 2-2:橫山鄉區位高層圖  
資料來源:橫山鄉公所

橫山鄉地質約略呈帶狀分佈，由西北至東南依序爲利吉層、頭料山層、卓蘭層、沖積層、南莊層、桂竹林層及錦水頁岩層等，主要由沖積層佔最大部份由東北向西南份佈。其中利吉層僅北方少量分佈，適合農耕與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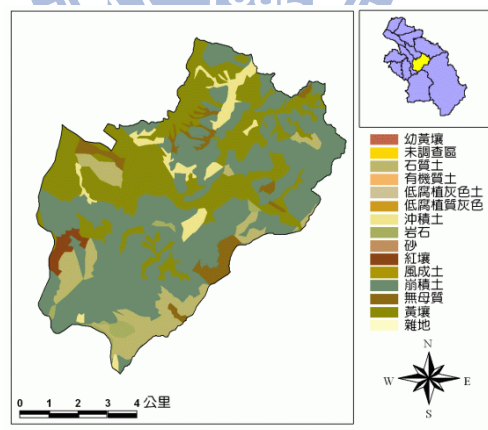
圖 2-3:橫山鄉區位地質說明圖



資料來源:橫山鄉公所

本鄉土壤分佈計有崩積土、風成土、石質土、無母質土、紅壤土等，主要分佈以崩積土為主，其次為風成土散佈於中央及北方地帶，少部份紅色壤土位於西南方丘陵地，大部份土壤多呈現不均勻分佈形態。

圖 2-4:橫山鄉區位土壤說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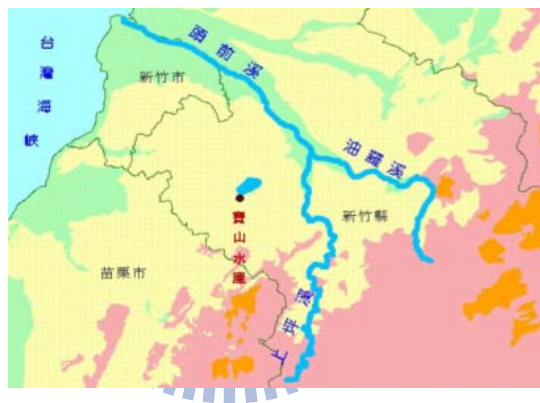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橫山鄉公所

在水系方面，主要溪流有三條：新城溪、油羅溪和上坪溪。全區主要屬於頭前河流域(油羅溪、上坪溪)，只有北部一角屬於鳳山河流域(新城圳)。油羅溪為本鄉最主要的河川，自東而西貫穿本鄉中部，是本鄉之命脈。上游來自尖石鄉，發源於烏嘴山集水區的嘉樂溪(馬里可灣

溪)，一是發源於李棟山、大崗山集水區的那羅溪(尖石溪)。嘉樂溪與那羅溪流至尖石一帶會合後，即稱油羅溪，而後進入橫山鄉的內灣村。主流長度 63.03 公里與上坪溪合流後，匯入頭前溪，為本鄉主要河川，主要流經內灣、油羅、九讚頭及大肚等地。

上坪溪古稱大烏龍溪，發源於海拔 2,616 公尺的雪山山脈鹿場大山，自東南方環繞而出，至竹東、橫山交界的冷水潭，有油羅溪自東北方來會，注入頭前溪。上坪溪為五峰及竹東內四里主要自然地景水系主要資源 26。

圖 2-5:新竹縣主要水系說明圖



資料來源:橫山鄉公所

新竹地區氣溫大約與台灣北部各地略同。四月開始迄至十一月，平均氣溫在 21°C 以上。其中以七、八月為最熱，平均溫度約 32°C，極高溫曾達 37.2°C；六月與九月次之，五月與十月又次之，四月與十一月為寒暑之轉變期，從十二月至翌年三月為冬季，平均溫度約 15°C 左右，極低溫曾有 4°C 的紀錄。除山岳地帶外，平地及丘陵地帶未曾有降雪現

---

<sup>26</sup>頭前溪－頭前溪舊時稱竹塹溪（竹塹港出海）、眩眩溪、油羅溪（從油羅山流出來的水）與金門厝溪（流經金門厝）等。「頭前溪」據傳源自六張犁開基祖林先坤在兩百多年前所命名，但遲至西元 1915 年台灣堡圖，才出現頭前溪這個名稱。



象。受地理環境之影響，隨標高增加，氣溫逐次降低，且雨量有增加之趨勢。

本鄉氣候屬副熱帶季風氣候，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吹西南風，年平均最高溫攝氏 26 度，平均最低溫攝氏 19.4 度。平均年雨量 2,500~2,800 mm，氣候溫和多雨，雨季主要集中在 5 月至 9 月。本鄉年平均溫差 8 至 8.5 °C，故有利於各種水果林木之栽培，本鄉柑橘向來負有盛名。地勢西北低東南高、三面圍繞向西北開口的畚箕地形，地形效應更加顯著。橫山鄉由於地多丘陵，攔截了來自西北來深入內地的水氣，因而雨量多、溼度高、終年雲霧繚繞。七月月均溫約為 26°C(全縣平均值為 28°C)，一月月均溫則為 14°C(全縣平均值為 15°C)。因此，橫山地區之氣溫較新竹全縣之平均氣溫略低。

### 第三節 猴洞庄的拓墾

若依日治初期修成之《樹杞林志》記載「由猴洞透入油羅等莊，於嘉慶十三年，劉世城備本開成」<sup>27</sup>，可知認為橫山地區的開墾，係自嘉慶十三年劉世城開始。有關橫山、猴洞地區的開墾，據《清代大租調查書》資料，其時間則在 1807（嘉慶十二）年，拓墾之墾戶為九芎林佃首姜勝智所招之劉引源及劉可富。茲將當時官府發給之曉諭及屯番所給之出之墾抄錄如下：

「特授台灣北路淡防總補分府、加五級紀錄十次胡，為屯租缺額等事。本年十一月十三日，據麻薯舊社屯弁阿敦骨乃，屯丁阿四老、敦老里、歐尹秀材、郡乃二使、馬下六加老、打必里郡木、馬下六阿打、阿沐加丈保、郡乃加己等稟稱：竊屯租原有定額，向歸官收，發給屯餉，每丁年給銀八元，奏定在案。緣被水沖，勘報未豁，又被續沖，不能再報，所有無徵租額，按丁攤減，併蒙何前憲將租撥歸各屯向佃自收。乃等本社丁四百名，蒙撥竹塹、九芎林等處租額，按下攤

<sup>27</sup> 林百川等著，《樹杞林志》，〈台銀文叢〉，第六十一種，頁 126-127。

減，每丁只領餉銀七元零。但該處靠山傍溪，沖崩靡定，自蒙撥歸自收之後，田則年沖，租則年減，屯餉日減，未免枵腹興悲；欲勒佃賠，不無向隅之苦，輾轉思維，必須籌補。查有接連九芎林之橫山、猴洞兩處，原係樹林溪壩，人力難施，不堪報丈，屬溢額屯地。議將此地揣責姜勝智，召集墾戶劉可富、劉引源等備出資本，前往橫山、猴洞兩處，另設隘寮，添催隘丁，堵禦生番；一面招佃開墾成田，再行稟請丈，照額撥補沖缺屯租，以示體恤屯丁至意，慎勿越界滋事，致干查究，毋違，特諭。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初日」

「同給墾批契字，竹塹社麻薯舊社屯番阿老四、阿敦骨乃、敦老里及通事衛金生，土目潘文起暨眾番等。緣因屯餉缺額，經屯弁阿敦骨乃等稟請印諭，愿將橫山猴洞等處山林埔地，給與漢人墾戶劉可富、劉引源自備工本，建隘堵禦，招佃開墾成業。除墾戶工本諸費以外，言定配屯租一七石六斗六合，以補屯餉缺額，殊屬允妥阿敦骨乃即邀同眾番到橫山、猴洞等處指明其山林埔地，東至青山為界，西至泊水潭車路，透至下窩口為界，南至橫山大崁，透出大河為界，北至大龍崗分水為界；並帶大河陂圳水通流灌溉充足。四至界址，沿界踏明，交付墾戶橫山、猴洞兩處自備工本，堵禦生番，招佃開闢成田，收租掌管永為己業。一給千休，永斷葛藤，日後眾番等永不得異言反悔，另生枝節等情。乃此番、漢相商，二比甘願，兩兩相安，共享昇平之福矣！令欲有憑，同給墾批契字一紙，付執永照。

即明批明：四至界內墾闢成田，當日言定配納屯租一十七石六斗六合，務要墾戶供納是實，批照。」<sup>28</sup>

另外，若依《劉氏族譜》所載劉朝珍四歲時，即 1761（乾隆二十六）年隨父可佑從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元歌都浮殿社上新屋，跟隨林先坤（今竹北六家林屋之祖先）來台。換言之，劉朝珍家族之來台，係以 1761 年由林先坤自台返回原鄉邀劉可佑及其妻、子來台開

<sup>28</sup>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頁 1062、1063、1064。

墾爲緣由，最初在日治時代名爲六家庄的二十張犁地區<sup>29</sup>，以業農爲主兼做米穀之買賣。劉可佑遂成橫山劉氏家族在台開墾之始祖。<sup>30</sup>

依《劉氏族譜》記載劉可佑「居住於竹北六家庄二十張犁，卒後葬於二十張犁火車路面，又因洪水遷葬石壁潭，最後葬於五股林，遺下二子次子朝珍於嘉慶九年遷居石壁潭庄，且辦大肚庄墾戶加創田地富甲粵方，卒後葬於大肚庄田心仔」，這些並沒有史料記載，只有依《劉氏族譜》及筆者親訪林光華所得之，亦即劉可佑於 1788 年身故後，先葬於二十張犁，又因洪水遷葬於石壁潭，而劉朝珍遷居石壁潭，身故後，葬於大肚庄。這段敘述如與劉朝珍後裔劉伯壩所藏嘉慶十二年之原件與《清代大租調查書》P1062 之史料，並無二致，殆爲可信。因此筆者認爲石壁潭、大肚地區的拓墾可能稍早於嘉慶十二年的嘉慶九年，惟或許僅止於局部而已。

橫山、猴洞均在今橫山鄉。橫山即今之橫山村，猴洞經范明煥之考證，認爲今之秀湖村<sup>31</sup>。而設屯撥租養贍的麻薯舊社大屯有番丁四百名，分給罩蘭等三處埔地，計四百零九甲餘<sup>32</sup>。九芎林一帶原非其養贍地，諭示中引麻薯舊社稟文載曰：「蒙何前憲將租撥歸各屯向佃自收蒙撥竹塹、九芎林等處租額」，可見竹塹九芎林等處租額撥歸麻薯舊社的是乾隆五十九年署淡水廳同知何茹連。淡水同知胡應魁再將「接連九芎林之橫山、猴洞兩處……屬溢額屯租地」，責成佃首姜勝智招墾首劉可富、劉引源等備出資本，前往設隘防番招佃開墾。

值得注意的是所給出之墾批是由「麻薯舊社屯番」及竹塹社「通事衛金生、土目潘文起暨眾番等」共同具名給批。可見此二處不完全屬於麻薯舊社所有，以後本區土地仍以竹塹社社通土的名義給與漢佃墾闢。

<sup>29</sup> 筆者於 2008 年訪問林先坤的後裔林光華先生，林光華稱林、劉兩家是姻親，林先坤年長爲表哥，劉可佑爲表弟。劉可佑來台緣由亦由林光華告知。二十張犁爲今新竹市水源里。

<sup>30</sup> 除非另有說明，本文所稱之劉氏家族以劉可佑之子劉朝珍派下爲研究主軸，皆以劉氏家族稱之。田心仔爲今橫山鄉大肚村九讚頭火車站前方之廣場。

<sup>31</sup> 范明煥，〈清代新竹縣猴洞莊深源〉，台灣風物 40：3，頁 137-148。

<sup>32</sup>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銀文叢〉第一五二種，頁 1045。

屯租原由官方徵收再行撥給屯番屯餉，每人每年銀八元，後因屯田水沖失，以致按丁攤減，並改由各屯向佃徵收，丁銀亦減為每人每年銀七元。自改為自行徵收之後，各佃即經常以田遭水沖而要求不繳屯租，造成屯餉無著。故稟請將原來不屬於屯地之埔地給墾，以增屯糧，仍有橫山、猴兩地之給出。並於墾批中言定墾闢成田之後，應配納屯租十七石六斗六合。

所給出之地，就資料顯示「原為樹林溪壩，人力難施，不堪報丈」之地。且需「另設隘寮，添催隘丁，堵禦生番」，既不富地力，又不安全，又需巨額之資金。而劉可富、劉引源之所以願意承墾，固然可以看出漢移民之拓荒精神，同時亦可推知附近平坦亦易墾之土地已不再可得。

給墾之手續係在官府同意並公告之後，透過九芎林佃首姜勝智招佃，再由竹塹社、麻薯舊社發給墾批字以為憑辦，與前此直接由佃首給出墾批顯有不同。

劉引源、劉可富給出橫山、猴洞之後，係採招股合夥方式，聚集眾力以利墾闢之進行(可能承墾之前即已完成湊股之工作)。由於此地拓墾條件並非極佳，故承墾之後因所需資金浩大而不斷的增資。茲引道光十三年劉可富、劉引源同三十六股夥所立之「立永遠盡截退墾底歸就墾戶股底字」，即可得知橫山、猴洞的拓墾過程之困難，茲引錄如下：

「立永遠盡截退墾底歸就墾戶股底字人劉可富、劉引源同三十六夥等，情因嘉慶十二年，奉胡廳印諭，並向屯番給出墾契，招成三十六股，設隘堵禦，墾闢猴洞等處地方，四至界址墾批內載明。不料至嘉慶乙亥年間，突遭生番出擾戕害，莊散民離，地方荒蕪，眾股商議，召得劉朝珍備本湊入四股，共四十股，復墾開闢；幸蒙劉朝珍挺身而出，備出重資，墊給墾闢，頗成田業。迨道光十二年間，該處墾地突被洪水沖壞，兼之兇番復擾疊害，莊民惶惶無倚，墾地仍然荒蕪，墊用日見浩繁，無可奈何，席請眾股人等到場商議，願將該處墾戶各股底，並四至界內山林補地，以及各處莊地，盡根截退歸與劉朝珍之孫



劉世城、劉維翰承管，稟官給截，自備重本堵禦兇番，墾開成田，贖佃收租，永為己業，各股內人等不得反悔增贖，亦不敢異言混佔等情。此乃族誼和氣相商，情甘意願，兩無迫勒，口筆有憑，力永遠盡根截退墾底就歸墾戶股底字一紙，並帶印諭一紙，又帶墾契一紙，計共三紙，付執永照。

即日批明：退墾以前，各股內已分田業各歸各管；退墾以後，該處糧租永付劉世城、劉維翰收管，以補承墾墊給工資，批照。

再批明：日後尚有執出股內合約，以及股底字據，概行不得照用，作為廢紙，照批。」<sup>33</sup>

由上述文件可知猴洞是原來是原住民阿敦古乃等人於嘉慶年間招劉可富劉引源開墾，到 1815（嘉慶二十）年再召劉朝珍入股，而至道光十二年因為洪水以及「番害」遂將猴洞、油羅兩處墾務全數交與劉朝珍之孫劉世城、劉維翰接管，這是猴洞拓墾比較明確證據。

劉朝珍的拓墾事業到 1786（乾隆五十一）年，發生台灣驚動清政府的林爽文事件，由於此事件遂有義民協助政府平亂，也就有義民廟的建立。筆者對竹塹地區義民的由來，認同以伊能嘉矩在《台灣文化誌》對「義民」寫出如下的定義<sup>34</sup>：

古來在臺灣有招募稱為義民之特殊鄉勇之慣例，一但有事變之際，挺身從軍致力疆場，當地靖難之效賴此者實多。先發生於團練之制，而且在團練之外見其獲得相同之效果，乃治匪之政策上必備機關之一，夙示鼓勵，良有以也。

即所謂的「義民」並非對某一事件或某一地區特定的人群而有的稱呼。事實上，在清廷統治台灣的 200 餘年，台灣至少共發生了 125 次分類械鬥與 107 次民變，可說使台灣社會經常處在動盪之中。<sup>35</sup> 這

<sup>33</sup>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銀文叢〉第一五二種，頁 1045。本文所用之「兇番」或「生番」為引用原文之詞，並非本人之意，特此聲明。

<sup>34</sup> 林桂玲，《家族與寺廟》，頁 113。

<sup>35</sup> 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台灣民變和社會結構〉。收錄在《第三屆台灣歷史與文化研討

些械鬥與民變發生的原因，已有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sup>36</sup>，總結而言，分類械鬥與民變發生的原因，不外下列幾項：(一) 政治方面，由於清廷對台灣的統治較為鬆散與被動，所以行政區往往管轄的範圍太過廣大，若發生衝突，政府武力路途遙遠而緩不濟急，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的民眾必須依賴地方的自衛組織，才能在衝突中自救救人。(二) 社會方面，清代台灣的漢人聚落往往以血緣或地緣，甚至同業關係為原則所形構而成，因之，清代的分類械鬥有因地域不同而發生者（如閩、粵異省；漳、泉異府；同安、晉江、惠安、南安異縣）；有因宗族之間的衝突而發生者（如異姓之間的械鬥）；也有不同行業之間產生的械鬥。(三) 經濟方面，在台灣土地拓墾至相當時間以後，田地已經幾乎都相連在一起，難以再依各籍分居而分開。田地相近，自然就有灌溉資源爭奪的問題出現，田土、水租、水利都成為械鬥的導火線。

在清代台灣的械鬥或民變中，以地域性械鬥發生的頻率最高，所以「漳泉匪民分類肆虐」<sup>37</sup> 或「各分氣類，糾集庄眾互相焚殺」<sup>38</sup> 等描述，在清代官員關於台灣事務的奏摺中屢見不鮮。這也讓清政府注意到臺民原來就有同籍聚居的現象，只要能夠利用臺民這種分類仇視的心理，自然就能使各籍互相牽制。最明顯的事例即在林爽文之役時，林爽文號召加入的都是與他自己同籍的漳州人，而清廷在平亂之時，招募的則是泉州與粵籍人士。以不同籍的人互相牽制之意，相當明顯。

另外，根據莊吉發之研究，林爽文屬民間異姓結拜秘密組織，以天地會為主的群眾運動，各類會黨據於彰化一帶，此結盟拜會的產生導因於治安欠佳、社會組織不健全下的自力救濟現象。換言之，計有

---

會會議資料》(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0), 頁 58。目前大多數學者已將民變與械鬥分別討論, 不過在本文中為行文之便, 以地方民變稱之。

<sup>36</sup> 例如張莚〈清代台灣分類械鬥頻繁之主因〉(《台灣風物》, 24 卷 4 期, 1974)。樊信源, 〈清代台灣民間械鬥歷史之研究〉(《台灣文獻》, 25 卷 4 期, 1974)。黃秀政, 〈清代台灣分類械鬥事件之探討〉(《台北文獻》, 直字 49、50 期, 1979)。許達然, 〈械鬥和清朝台灣械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二十三期, 1996)。

<sup>37</sup> 《臺案彙編》已集, 台灣文獻叢刊第 191 種, 1960, 頁 286。

<sup>38</sup> 《乾隆朝宮中檔》55 集。台北故宮博物院, 頁 278。

分類械鬥的族群因素，亦有跨族群的政治因素。

林爽文事件發生之後，因為官兵防守不利，地方治安有賴義民維護，竹塹方面則因富商泉州人與林爽文、王作等漳州人宿怨，而求助粵籍義民。林爽文勢力在攻陷竹塹之後，以王作為首攻占周圍最富庶的六張犁、九甲埔、金山面等地，這些地區為當時林家拓墾之區，也是當時的穀倉。以六張犁林家為主，林先坤為首組成義民軍，聯合九芎林庄的劉朝珍、陳資雲及咸菜甕庄王廷昌，與泉州義軍並肩作戰，不但義助清政府也是家鄉保衛戰。爾後壽同春的軍隊於紅毛港(今新豐鄉)登陸，與六張犁義軍會合並收復竹塹城<sup>39</sup>。1788（乾隆五十三）年一月，林爽文事件落幕，林先坤劉朝珍等受清朝政府賞賜，劉朝珍則受六品軍功，這些功績對林、劉兩家在竹塹九芎林地區的發展相信是很有幫助。

依《清代大租調查書》契字可知獲取軍功之後的劉朝珍拓墾事業有進一步的發展。

- 一、劉引源、劉可富等於 1807(嘉慶十二)年向竹塹社屯番給出墾單，並招成三十六股，墾關猴洞等地處地方，並獲淡水廳同知胡應魁發給曉諭及印串。所招之三十六股可能如嘉慶二十年劉朝珍入四股一般，是陸續增股的，這反應當時拓墾之不易<sup>40</sup>。
- 二、1815(嘉慶二十)年因生番出擾戕害，以致莊民離散，地方荒蕪。因此又經眾議請得劉朝珍四股，合成四十股，繼續墾關荒埔。<sup>41</sup>由於劉朝珍既參與防番工作又提供資金，因而其墾務在此數年間得以順利進展。
- 三、1832(道光十二)年間猴洞地區之墾地，因遭洪水沖壞，又「有兇番復疊害，以致莊民惶惶無倚，使墾地仍然荒蕪，經費無著。由於廢用浩繁，眾股夥又不願再均派，因此眾議願將該處墾戶各股

<sup>39</sup> 林桂玲《家族與寺廟》，頁 114。

<sup>40</sup> 劉伯壠收藏之契字說的是嘉慶十二年由劉可富、劉引源墾關猴洞等，至嘉慶二十年招劉朝珍湊入四股共四十股，道光十三年劉可富、劉引源完全退出猴洞等區的拓墾。

<sup>41</sup> 同註 40。

底，並四至界內山林埔地，以及各處莊地，盡根截退歸與劉朝珍之孫劉世城、劉維翰承管，稟官給截，自備重本堵禦兇審，墾開成田，贖佃收租，永為己業<sup>42</sup>」。

四、道光十二年劉世城接手之前，區內較易墾之地，已墾成田園並按股分管。唯墾內尚有隙地可墾(應是油羅山區)，劉世城才願意接手。但是越往山區所遭遇泰雅族之抗拒越劇烈，故須「自備重本，堵禦兇番」，方能「墾闢成田」。

即劉維翰因接其兄世城的隘務積欠債務，加上連年水災，劉維翰甚至變賣田業之外，連同隘租、工資、鉛藥等費用再告貸墊給，四百餘石，七年間共負債貳千餘元，都是重利，各佃戶又不聞不理。而金廣福與合興庄都有均補。既然沒有辦法經營，致使無法承擔債務因而請求退辦拓墾的事務拓墾之艱辛可見一斑。由次所示，即可明白劉維翰墾戶之難為。

咸豐四年

具稟九芎林武生劉維翰即墾戶劉世城，為隘累傾家愿行告退墾飭議舉接充以免廢隘貽害事，緣生道光二十四年間承胞兄世城故後接辦猴洞等處建隘募丁堵禦該驥就地採取在案，情因生承胞兄予內歷年積墊隘費，除將自己之田變抵外仍遺下債務壹千餘元，近因該地連年因疊遭水患旱災又兼山林叢密加丁防堵，就地年收之租粟壹千零五十餘石募丁三十名，每名工資伙食週年該谷四十五石零計該壹千三百餘石，又該修整隘寮及鉛藥雜費二百餘石，除就地採取外歷年不敷四百餘石係生告貸墊給，自道光二十四年至三十年止，計共七年共欠人工債項貳千餘元，俱是重利無可措還疊行請佃議舉，奈各佃戶視隘務與己無干坐享安閑，俱各裹足不前，以致墊累家傾生日下將欲移隘糧而抵銀利則地方攸關將欲移銀利以補隘需則債迫難堪，左思右絀，寔無良策，況隘糧按期給發刻難容緩地方不可一日無隘，隘不可一日無糧，現在

<sup>42</sup> 《清代大租調查書》，頁 30<一一>。



各墾地方隘糧不敷定係籌議均攤補足然鄰墾之金廣福界內及合興庄咸菜甕等處俱係就地均補，每甲田配納壹十三石，惟生界內十納而行又欲加陞 補發各佃戶曉曉人不一非蒙諭飭總理姜殿魁保正曾崇正議舉殷佃范盛望林慶思官志文曾國慶等接充辦理誠恐廢隘貽害不淺瀝情匍叩

仁憲大老爺恩准退辦諭飭總理姜殿魁保正曾崇正議舉各殷佃范盛旺等接充辦理俾免廢隘貽誤沾恩切叩<sup>43</sup>

1862（同治元）年發生戴潮春事件，竹塹地區的粵籍人士像林爽文事件一樣再次組成義民軍協助清朝政府平亂，六張犁林家因為當時的領導人物林茂堂（林先坤後裔）去世，所以林家並未參與，劉氏族譜則記載劉維翰在 1863（同治二）年招募率領義勇百名至彰化，助清朝政府平戴萬生事件後獲欽賞五品軍功

劉維翰 1866（同治五）年去世，也是劉朝珍家族開疆闢土時期的最後一位領導者。在此時期，首先有乾隆年間劉朝珍率義民平林爽文之亂，取得六品軍功，再有劉維翰在同治年間參與平戴萬生事件，獲賞五品軍功。另外尚須防範原住民(番人)的危害，還要與洪水之類的自然災害的對抗。劉維翰隘務就長子劉守恭(阿恭、文恭)接手，也就是目前收存劉家史料較多的《淡新檔案》在同治五年劉維翰去世後，才出現的劉子謙。他除了隘務本身，還要維繫劉家的家業，難免與人爭訟以及同時期墾戶間的競合關係。<sup>44</sup>即在同治五年劉維翰去世後，金惠全就控其子劉阿恭、阿寬，窩藏匪人等事，而要姜殿邦等鄰隘墾戶等協助查明，相關史料如次所列。

欽加府銜特受淡水令府主 為特飭協同會查覆并選舉接充事，本年十月十三日，據合興庄辦理隘物金惠全稟稱鄰隘墾戶劉維翰於八月

<sup>43</sup>《淡新檔案》17305-005 劉維翰稱道光 24 年接兄隘務除將田變抵隘費，尚欠一千餘元，若借貸不成，則願辦理退隘。

<sup>44</sup>《淡新檔案》17313-002 對於金惠全的指控，派湯才協助姜殿邦、金合興立即查明

十四日病故，伊承墾埔田，額設隘丁廢弛，伊子劉阿恭等只知收租不理隘務，且寓匪劉阿會即劉得隆肆橫截搶擄人勒贖，懇請諭飭協同選舉接充等情，據此，除批示外合飭查覆選舉，為此票仰對保頭役湯才□協隣隘墾戶姜殿邦金合興等立即查明已故墾戶劉維翰原設隘丁幾名，有無廢弛窩斐情事先將原領諭戳吊銷稟戾，一面選舉成寔妥人堪以頂充中興庄墾戶額缺者□日，取具認充保結稟繳赴 轅以憑驗充，給發諭戳，以專責成，均無違延干咎火速。

票 仰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承糧總<sup>45</sup>

劉維翰去世後，家族事務就到守字輩這一代，而劉守恭，即子謙在新竹山區的拓墾相關記載，雖然經常出現，然各家對其生卒年代各家所見則多所出入。《新竹文獻通訊》則認為「劉子謙別號朝珍，饒平人，於嘉慶九年遷居九芎林石壁潭，開拓大肚庄，後自南窩至芎蕉湖龍等處設隘寮六座把守，隘丁二十四名」，並有「台北府正堂給九芎林猴洞等庄墾民劉子謙戳記」乙枚<sup>46</sup>。該見解在有關設隘方面的資料，顯然是根據《樹杞林志》<sup>47</sup>，但所謂「劉子謙別號朝珍」，則恐失查。盛清沂則以為是人名演變為墾號名<sup>48</sup>，筆者亦認為有可疑之處。上述劉子謙身分的說法，若依《劉氏族譜》及《淡新檔案》所載劉朝珍本名傳聘，次諱朝珍，諡創裕。再經請教劉朝珍的後裔劉伯勳、劉得綱，問及劉可富的身份，則稱可富與可佑應是共同來台的兄弟<sup>49</sup>，若再以《劉氏族譜》所列輩份如下：

昭穆：宗孔文元良 大繼益時光 可傳萬世守 家興邦得康  
續選：陶唐貽澤遠 成漢溯源長 化日皇風布 賢能應運昌

<sup>45</sup> 同註 44。

<sup>46</sup> 橫山文獻採訪錄，新竹文獻會通訊第十一號，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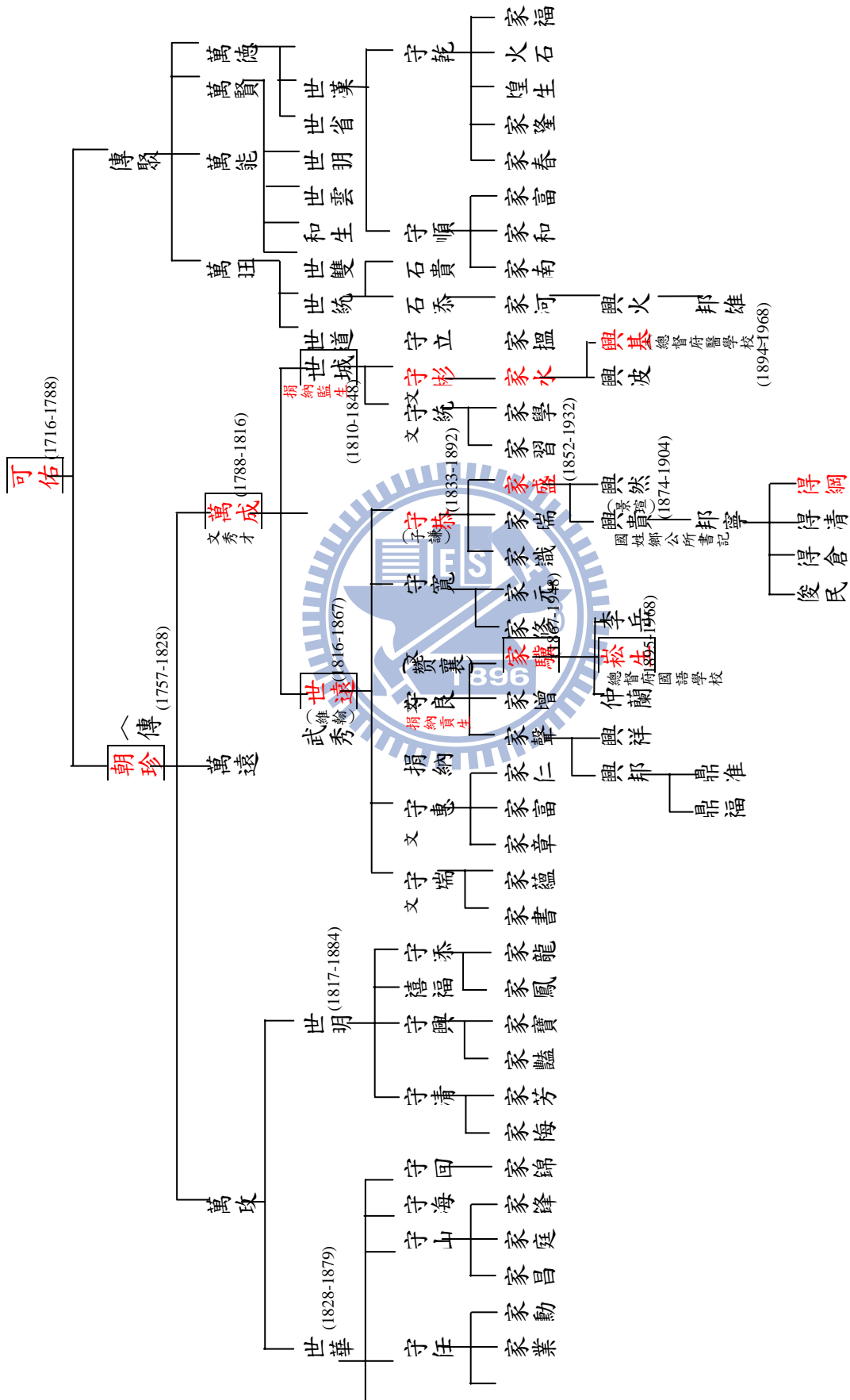
<sup>47</sup> 林白川等著，《樹杞林志》，〈台銀文叢〉，第六十一種，頁 68。

<sup>48</sup> 盛清沂先生前引文，頁 151。

<sup>49</sup> 訪談時間為 2008.06.15，與劉得綱先生共赴劉伯壘先生新竹市之宅，並商談借閱史料。

亦可參照劉朝珍家族系譜圖如下：

圖 2-6:劉朝珍家族系譜圖



資料來源:由劉伯壘、劉鼎福劉邦賢、劉得綱、劉得中、楊秋賢等人  
所收藏之《劉氏族譜》彙編而成。

由上所列系譜圖可應判知可佑與可富為兄弟，劉朝珍原諱傳聘，次諱朝珍。傳字輩的下一世為世字輩，則有本文提及較多的劉世城、劉世遠（即劉維翰），再下一世的就是守字輩的守恭（即劉子謙），再以總督府檔案所收如次之契字內容來說明。

立社賣斷根水研山林埔地契字人劉家合兄弟等，緣承父遺下伯侄分管應得有主林，並埔地，並…山腳為界，四至界址，面踏分明，原帶本坑泉源坡水圳通流蔭足，又帶租銀貳角正，今因乏銀別創，合母子兄相商，願將此山林、埔地，並新開水田六小坵出賣與，託中引就梁阿喜兄弟前來出首承買。憑中三面言定，依時值極山林、埔地、水田業價佛銀壹佰大員正，即日色現經中交合母子兄弟收訖，中間並無債貨準折短少等情。合即日全中將此業沿界踏明，交界梁阿喜兄弟前去長管，加闢成田，收租納課，永為己業。保此業係合兄弟與伯一力分管應得之業，與他人無涉，亦無重張典掛包賣他人物業為礙，及來歷不明等情，如有此情，保合兄弟抵擋，不干承買人之事。一賣千休，永斷葛藤，四至界內，寸土無留，日後業值千金，各安造化，合母子兄弟及子孫人等，永不敢言贖及增找洗等情。此乃仁義相交，兩無迫勒，口筆有憑，立賣杜斷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一紙，永遠執照。即日批明：合母子兄弟實收到契字內業價佛銀兩壹佰大員正足訖，批照。

再批明：此業紅單，係在謙手內收存，其分管契係在合手內收存，倘照用，均要取出，不敢抗匿。批照。

再說明：字內第八行第三字改一情。批照。

為中人 賴允昌

范觀生

知見 母徐氏  
在場 弟劉家增  
弟劉家聲  
場兄 伯劉子謙

光緒八年十一月 日 立杜賣斷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人 劉家合<sup>50</sup>

文中提及家合（驥）及家盛共同賣地。家合為守良之子，稱劉子謙（守恭）為伯，依《劉氏族譜》，家增、家聲均為家合之兄弟。至於較少提到的是萬字輩，萬成次諱廉敬又諱藜平是朝珍從兄之子，年十四便能親筆嗣書是位秀才，可是英年早逝，去世時年僅二十八。其大弟萬超早夭，二弟萬政次諱藜章，1826（道光六）年閩粵械鬥被閩人誣控，處以流徙，卒於旅次，這些都依據《劉世族譜》的記載而來。由以上可知萬字輩少被提及的原因。

筆者也藉由《樹杞林志》了解橫山鄉有關當時各墾戶的分布，劉子謙隘寮 6 座隘丁二十四名，鍾增祿隘寮 6 座隘丁二十四名，錢朝拔隘寮 5 座隘丁二十名，陳福成隘寮 12 座隘丁四十八名。

圖 2-7:陳福成墾隘圖



資料來源: 轉拍自《樹杞林志》

<sup>50</sup> 《台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Cc008-086 家盛賣鬮分之地，家元興貴在場，合代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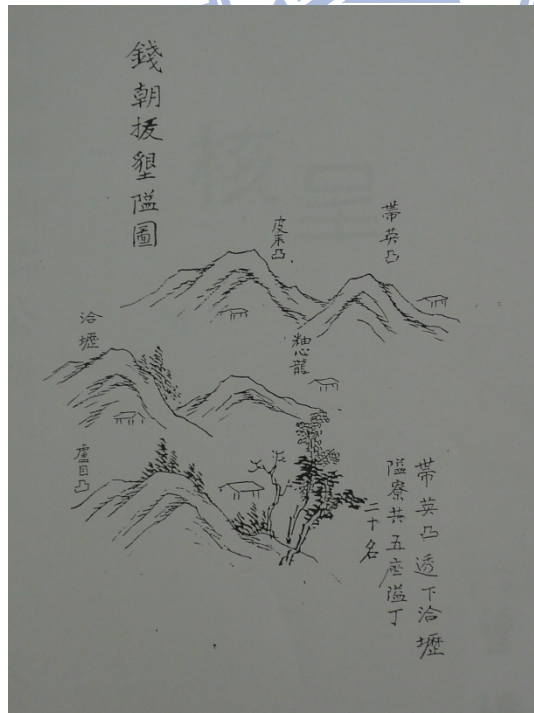


圖 2-8:劉子謙壑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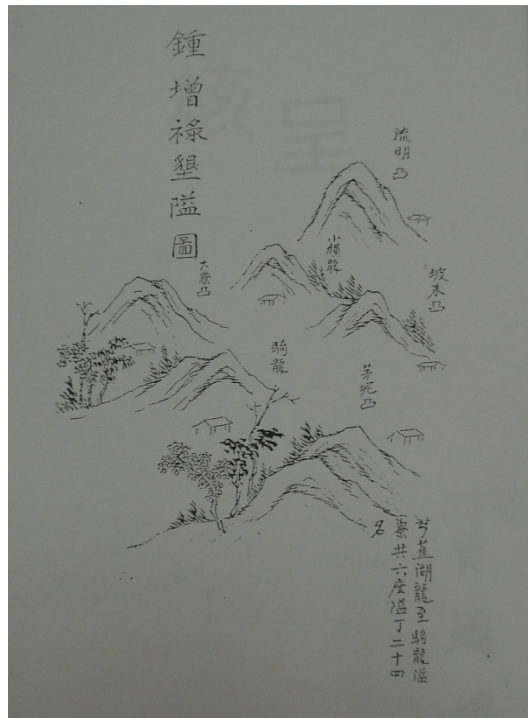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 轉拍自《樹杞林志》

圖 2-9:錢朝拔壑隘圖



資料來源: 轉拍自《樹杞林志》

圖 2-10:鍾增祿墾隘圖



資料來源:轉拍自《樹杞林志》

也就是說從陳福成的墾區（由關西到橫山鄉的南河），然後接劉子謙的油羅地區又經橫山村、大山背地區，而至錢朝拔開墾的田寮村。各墾戶的墾隘相連說明了除了彼此競爭或合作拓墾事業之外，還有一個要共同擔負的，就是要防止「生番」的殺害，這也是當時的清朝政府所賦予這些墾戶的任務。

油羅庄是劉朝珍家族拓墾事業當中最慢開發的，若依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班第一編》頁 19 記載：

油羅庄係劉子謙奉政府之命令而開墾，由於其墾成在光緒 14 年之後，因此未有丈單。屬於近年墾成之部分，據云特別多。

可惜這個部分目前所得到的資料零散無法呈現。

總結上述，筆者認為影響劉朝珍家族拓墾事業的興衰，首先舉出軍功一項。

1786（乾隆五十一）年的劉朝珍助官平林爽文事件受六品軍功。以及 1863（同治二）年劉世遠參與助官平戴萬生事件，欽賞五品軍功。

這不但鞏固其家族在拓墾地區的地位，相信有助於墾戶與當時政府之關係。

另一項因素為水患。

為頭前溪上游的油羅溪流經本區南方，在芎林、山豬湖一帶與上坪溪匯流後，始稱頭前溪，繼續向西流出至海如前所述。頭前溪中上游的河川，水量多時，下切力強，河水湍急，河道狹小，洪枯流量變化大，地層破碎且脆弱。每遇夏季暴雨，河水易由上游挾帶泥沙淹沒狹小的河道，漫至河床邊的低地或較低矮的階地。<sup>51</sup>如與劉朝珍家族有關之水患如次表所示。

表 2-1:道光至光緒年間與劉朝珍家族有關的水患紀錄

時間	地點	說明	資料來源
1831 年 (道光十一年)	石壁潭… 處	又因洪水沖壞，工力浩大	《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記史料彙編》，頁 172-173
1832 年 (道光十二年)	猴洞等處	該處墾地地突被洪水沖壞	《大租調查書》，頁 30-32
1843 年 (道光二十三年)	猴洞等處	水患沖失田園	《淡新檔案》，編號 17315-031
1850 年 (道光三十年)	猴洞等處	因水患而要賣五甲地但佃不肯買	《淡新檔案》，編號 17305-003
1852 年 (咸豐二年)	猴洞等處	本年六月田園被洪水沖失	《淡新檔案》，編號 17305-012
1853 年 (咸豐三年)	猴洞等處	本六月十六夜至十九日又遭連日大雨，二、三年水患沖毀田園六十餘甲。	《淡新檔案》，編號 17305-016，17308-001
1866 年 (同治五年)	猴洞等處	大水；沖毀石壁潭街舖戶數十家，田宅亦無數	《樹杞林志》，頁 113

<sup>51</sup> 邱瑞杰，《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新竹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頁 5。

1869 年 (同治八年)	猴洞、大肚、九讚頭等庄	罔料上年間，業被洪水沖壞，隘糧不敷	《淡新檔案》，編號 17305
1871 年 (同治十年)	鹿寮坑庄	田被水沖流	《淡新檔案》，編號 22708-1

在 1832 (道光十二) 年，劉世城、劉維翰(世遠)接管猴洞至油羅地區全部墾務，至 1844 (道光二十四) 年劉維翰接其兄劉世城隘，但道光三十年卻因逢水患已致負債，《淡新檔案》有如次的記載，即咸豐二年，番人疊出<sup>52</sup>及同年的二月、六月接連水患

具稟九芎林猴洞庄武生墾戶劉維翰，為水災疊害糧絕隘廢墾迅詣勘就地封收借給建櫃堵禦以全地方，民命事切天易變于風雲地連遭于水患，緣因，去年六月間猴洞等處突遭颱風大雨，洪水滔天，田園廬舍沖傷大半隘櫃倒而平地，前經赴憲疊稟蒙批詣勘在案，旋蒙諭飭就地籌借建復隘櫃，續飭書差將猴洞等庄勘文均補等因，延今田水茫洋勘丈維艱，本年早稻<sup>±</sup>缺收租谷貳百餘石又原額不敷四百餘石，生思隘務切關地請佃妥議漸行陞補水沖決頃候丈定奪，詎各佃置之度外視隘務與己無干坐享安閑，本年所收之租，除前給丁外糧案俱無即見隘散莫及不料前門拒黨後門進糧，本年六月十六夜至十九日又遭連日大雨洪水橫流浪湧掀天平地水深二丈有餘<sup>53</sup>，較之去年尤為更甚，所有猴洞等庄田園又加沖失二十餘甲，所存無幾，大小租谷，僅堪供隘民房坍塌者不可勝記<sup>±</sup>該處之隘櫃概行倒而平地正是慘上加慘，無不仰天椎心而泣血矣，<sup>±</sup>目下水災疊害田沖櫃倒，即早稻之租谷無被水沖者前被各頑佃運回屯積幸有冬稻小租而已，虧<sup>±</sup>陞補不行告貸無門非蒙就地封收，冬稻小租，則隘櫃無資可建，隘丁無糧可給，刻見生番滋擾隘散人離，地方危在旦夕之間，茲今水勢漸平勢將瀝情奪甲狀乙

<sup>52</sup> 《淡新檔案》17305-009 劉維翰稟猴洞山林茂密，番人疊出連年墊給，請准予因墊籌藉以為用

<sup>53</sup> 底線為筆者引用檔案時所加上。



仁憲大老爺恩迅詣勸諭飭就地計收各佃冬稻小租，借給建柵堵禦則受災之家可以，此止否則舉佃辦理俾免地方有誤沾恩切叩

計粘佃單一紙

候飭差查一面諭飭地業佃設法籌議剋日撥補修建以資防堵粘單門

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具稟

承糧

計開各佃冬稻小租額

曾國慶現耕 曾阿日 劉阿雙 劉阿賀 黃三進

林慶恩現耕 羅阿八<sup>54</sup>

而《淡新檔案》又收錄 1854（咸豐四）年呈「均補」隘之文書。即具稟九芎林武生劉維翰即墾戶劉世城為隘累傾家愿行告退懇飭議舉接充以免廢隘貽害事，緣生道光二十四年間承胞兄世城故後接辦猴洞等處，建隘募丁堵禦該駮就地採取在案，情因生承胞兄予內歷年積墊隘費除將自己之田變抵外仍遺下債務壹千餘元，近因該地連年因疊遭水患旱災又兼山林叢密<sup>55</sup>加丁防堵就地年收之租粟壹千零五十餘 募丁三十名每名工資伙食週年該谷四十五石零計該壹千三百餘石，又該修整隘寮及鉛藥雜費二百餘石除就地採取外歷年不敷四百餘石係生告貸墊給，自道光二十四年至三十年止計共七年共欠人工債項貳千餘元，俱是重利無可措還疊行請佃議舉，奈各佃戶視隘務與己無干坐享安閑，俱各裹足不前，以致墊累家傾生日下將欲移隘糧而抵銀利則地方攸關將欲移銀利以補隘需則債迫難堪左思右絀寔無良策，況隘糧按期給發刻難容緩地方不可一日無隘，隘不可一日無糧，現在各墾地方隘糧不敷寔係籌議均攤補足，然鄰墾之金廣福界內及合興庄咸菜甕等處俱係就地均補美甲田配納壹十三石，惟生界內十納而行又欲加陞補發各佃戶曉曉人不一非蒙諭飭總理姜殿魁保正曾崇正議舉殷佃范盛

<sup>54</sup> 《淡新檔案》17305-016 咸豐 2 年 6 月及 3 年 6 月疊遭水患，隘柵田原沖毀。

<sup>55</sup> 底線為筆者引用檔案時所加上。



望林慶思官志文曾國慶等接充辦理誠恐廢隘貽害不淺瀝情匍叩  
仁憲大老爺恩准退辦諭飭總理姜殿魁保正曾崇正議舉各佃范盛旺等  
接充辦理俾免廢隘貽誤沾恩切叩<sup>56</sup>

劉維翰認為承辦猴洞墾務因連年遭受水患、原住民又騷擾，以致於負債累累以遂請求均補，又說金廣福的姜家及合興庄的陳家都有補，不但是請求清政府均補甚至准予退隘。雖無檔案、史料說明上述的請求獲得官方如何的回應，但是在《淡新檔案》17305—020、17305-21則紀錄糧總回覆要業佃曾國慶等協助姜殿魁、保正曾崇正等籌議酌借隘糧，即各佃指名界地造冊，筆者認為這就是對劉維翰的請求，官方做出的回應，當然劉家的拓墾也就因而繼續下去。

而劉伯壩所收藏的一份文書，如次所示。

署臺灣北路淡水糧捕撫民分府張 為  
出示曉諭事本年七月初二日據墾戶劉維翰稟稱伊等承社兄辦理猴洞等庄墾戶，建隘募丁堵禦既經有年，因該地田園于道光十二年廿三年及咸豐二三年疊遭水患田園沖失過半甚至庄散人離<sup>57</sup>，辦理莫何前後赴列前憲稟明在案，經翰不得已出身招佃陸續墾復無奈溪多田少地窄人貧隘廣糧缺不敷供給就將沖剩修復之田按甲均攤隘費重納莫何，兼之□深林密庄民耕重無路樵牧無方又兼南河附近毗連貼隘旋建旋廢致本年正月十七夜生番潛出戕害陳攀桂家六名被索收埋銀柒拾餘元，缺虧太甚以致佃心虛浮星散□及就此四月間故邀集業佃相商酌定章程，自備資費邀建柵戶將九鑽頭大粗坑老中隘等處之隘額移入油羅坑內層山面建設隘寮募丁堵禦，寔為妥當把守無虞並據佃戶曾接傳等稟同前情除札飭墾戶移隘加丁把守并稟分別批示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猴洞

<sup>56</sup> 《淡新檔案》17305-005 劉維翰稱道光 24 年接兄隘務除將田變抵隘費，尚欠一千餘元，若借貸不成，則願辦理退隘，雖無檔案史料說明上述的請求，但是在《淡新檔案》17305-20、17305-21 是糧總回覆要業佃曾國慶等協助姜殿魁，保正曾崇正等籌議酌借隘糧，及 21 的各佃指名仗地造冊，筆者認為應該就是對劉維翰的請求，清政府做出的回應。當然劉屋的拓墾就繼續下去。

<sup>57</sup> 底線為筆者引用檔案時所加上。

各庄人等知悉，經墾戶既將隘寮移入內山加丁把守以資墾闢，寔為好義可嘉若有耕種樵採不聽約束越界致被生番戕害每壹命酌給收埋銀□□，交其親屬收領均照庄例不得加減倘有奸徒膽敢乘此藉屍圖索許即將人□□按名指稟定即嚴行重究決不稍寬，本分府言出法隨毋至臨事噬臍何及各宜稟遵奉行毋違特示

咸豐拾壹年柒月

敬啟

即這是淡水分府對劉維翰稱猴洞等庄受到道光年間及咸豐年間水患田園損失過半又有生番出害，而請求將九讚頭大粗坑隘移至油羅內層山面建隘募丁以為防番等請求所做的回覆。

第三項則為兄弟分家拆產。

劉朝珍家族似從守字輩開始分家，根據劉阿〈守〉滿的後裔所藏劉朝珍派下分圖書

“全立分圖字人劉文回劉文海劉文山劉文任劉文滿兄弟等竊思，九世同居上古之芳徽幾既邈眾房分處後代之裁度彌週<sup>兄弟</sup>等承先祖朝珍公遺下與世明伯均分領清應得并歸管，田園雖未萬頃以便建造物業頗有，但近來人食愈增家務浩繁支理寔屬維艱，故兄弟相商酌席請房族到場設立章程將田園物業照五房均分配搭面言分撥全立圖書拓圖以定子孫久遠之模，均勻抽出承與柯仔林社租壹拾石，又本屋範垠園并柑園埔地以為相祀祭掃以及世務永作蒸嘗，又抽出正廳作為公廳，又抽出承伯歸管下屋山埔芋園以為<sup>家綿</sup>長孫之額惟有柯仔林與<sup>文恭</sup>兄對半均分應得小租谷九拾石內抽出租谷伍拾石眾房上日與建章叔典借價銀伍佰大元抵利，又抽出租谷壹拾石歸<sup>文滿</sup>娶妻之聘需，又抽出租谷壹拾石以抵上年不敷債項并本日開用花紅暨行系<sup>文回</sup>胞抵歸<sup>文回</sup>之額扣除外仍長小租谷貳拾石作五大房均分每房應得小租谷肆石正，俟後日田租倘升加折減仍係五大房之額家器屋宇房族面言拓圖分搭照五房均分定額，此乃至

公無私比比允愿房房無虧旋期守己各務正業垂裕蘭芳亦係祖德所蔭也，兄弟及子孫等日後不得異言生端枝節等情，今欲有憑仝立分鬮字五紙壹樣各執一紙永遠存照

即日批明抽出蒸嘗田業山所每年利息收存以上三位坟墓祭掃香祀之日，眾房面算開出需費言定佛銀四元，值年向蒸嘗收領作五房輪流週而復始，批照再批明與世明伯歸管典鄭家社租叁石伍斗歸與<sup>文興</sup>永遠收管批照

再批明編定仁義禮智信五字文回應得仁字永遠執照

又批明抽出承伯歸管下戶山埔芋菌以為<sup>家錦</sup>長孫之額<sup>家錦</sup>備出佛銀貳拾元以為本日開用花紅批照

弟 文興

在場兄 文恭

知見兄 武略

文彬

仕權

知見伯 烏番

日仝立分鬮字人

劉文回

文山

文滿

文海

文任



光緒壬午（1882）年捌月

由上述文中可知劉朝珍家族在樹大分枝的情形下，文中文字輩者在劉氏族譜中均為守字輩，即劉子謙〈守恭〉的守字輩這一代分家，各自形成一脈，各自擁有埔地山林，各自處理。又《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又抄錄如下 1893（光緒十九）年的契字：

立杜賣盡斷根山林埔園水田契字人劉家盛，緣上承祖父奉憲開闢青山遺下鬮分應得有山林、埔園、水田壹所。坐落土名粗坑排。其業東至大龍崗頂水流內為界；西至粗坑壩底為界；南至獅頭山由龍透下壩底為界；北至竹圍坪左畔小龍透落壩底為界。四至界址，分管內載明，，經丈荒埔紅單註詳。原帶本坑溪窩溝壩泉源水承接流通。自築

陂圳灌溉充足，歷管無異。今欲別創，願將此業山林、埔園、水田出賣與人，先問房內伯叔兄弟人等，俱各不欲承受，外託中引就送與林彭才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時值業價佛銀貳百五拾大圓正，即日色現備齊，經中過交於盛親手收訖，中間並無債貨準折短少等因。亦即全中到業，沿界踏明四至，概行交於林彭才前來管贖，修築陂圳，加闢成田，按甲納課，永為己業。保此業委係盛承父闖得之業，與房內伯叔兄弟等人無涉<sup>58</sup>，亦無重張典掛，而及來歷不明少欠等情，如有此情，該盛出力抵檔，不干承買人之事。亦是業明價足，日後盛等自子及孫，永不敢言增言贖而及找洗等情。一賣千休，四界之內，業物寸土不留。此乃二比甘願，無相逼勒，各無反悔，今欲有憑，立杜賣盡斷根山林、埔園、水田契字壹紙，分管字壹紙，帶紅單，計共參紙，付執為照。

批明：即日盛經中過交實領到契內業價佛銀貳百五拾大圓正，親收足訖，批照。

再批明：異日若有加闢成田，該墾界內任才整築陂圳，通流灌溉，不得阻斷截水源。立批。再照。

再批明：此業紅單，以及分管內載有別處之業，日後盛倘若要紅單分管照用，林彭才即行取出，不得隱匿。立批。再照。

代筆 弟家合

為中人 余世傳

在場 男興貴

在場 弟家元

光緒拾九歲次癸巳五月 日 立杜賣盡斷根山林埔園水田契字人

劉家盛

由這份資料可知劉世遠一脈也是從守字輩分家的，可惜目前沒有

<sup>58</sup> 底線為筆者引用檔案時所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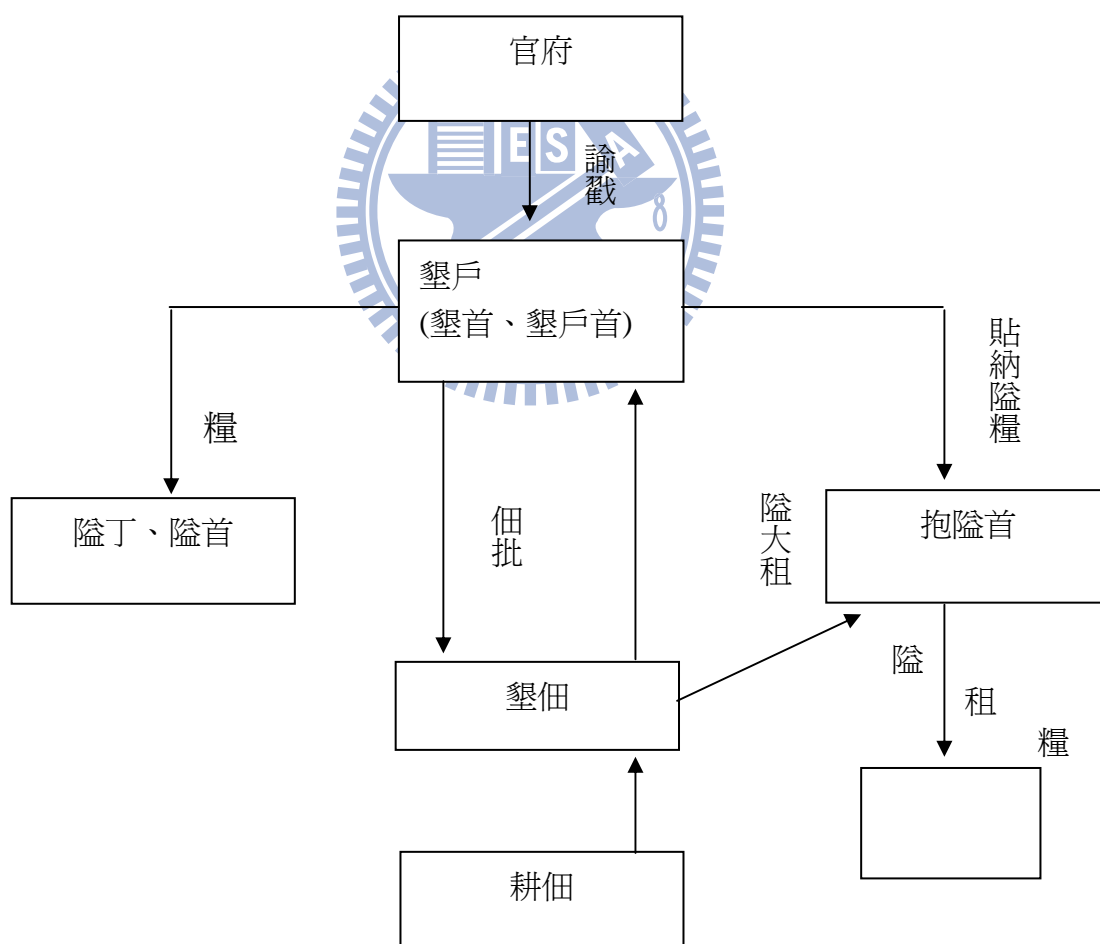
更詳細的資料可供說明。

第四項因素是劉銘傳的裁隘。

清代台灣，墾戶將隘線內的土地交由墾佃墾闢耕種，按甲抽收租作為隘防工作經費之來源。墾佃欲繳交之租金即為隘租，之後不論隘寮的修建、隘首的酬勞、隘丁的口糧均由墾戶向墾佃所抽收的隘租中支付，墾戶請墾的主要目的，在於開闢荒地，收租納課，永為己業，隘租在整個隘防系統內具有舉足重輕的地位。

隘墾區內，經由隘租關係所建立起來的土地經營方式以下圖表示：

圖 2-11:清代土地經營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施添福《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

竹北:新竹縣文化局,2001年,頁101。



1886(光緒十二年)年,首位台灣巡撫劉銘傳進行清賦事業即開山撫番政策,下令裁撤舊墾隘,改由官派兵勇守隘,諭將各隘租由官作價查收,充作撫番經費,<sup>59</sup> 導致內山墾戶(包括猴洞庄的劉維翰)抗拒清政府徵收隘租,集體具稟要求延後實施。<sup>60</sup> 墾戶們意見大致的重點就是關於隘租部份,內山墾隘是由官給諭截,墾戶自備津本,設隘防番,用招佃開墾所收支糧谷,應付隘防支出。歷年向墾區內佃戶所收隘糧,除給丁糧外,所有炮櫃、鉛藥、撫番需費與隘丁遭番殺斃埋葬等均由此支付。且每年七月先發給隘丁的口糧、工資及各款費用,都事先由墾戶自行先墊或是向有錢的佃戶先借給發,至下個年度六月早稻收成後,在收到隘租後,墾戶才結清上年度借墊的款項。因為隘租都是先墊後收,現在馬上要求墾隘首不得再向佃戶收取隘租,一切隘租收歸國有,充作撫番經費,則墾戶所墊付出去的款項將無法收回,損失慘重。因此在《淡新檔案》有以下的記載:「...新竹縣墾戶金惠成、黃南球、金廣福、黃龍章、錢朝拔、連日昌、陳福成、劉子謙...等秉勿撤隘以為生計...」<sup>61</sup>。但是官方不准所請並稱已派兵防守,劉銘傳的開墾政策,就是收歸國有<sup>62</sup>。

光緒十二年(西元 1886 年),劉銘傳廢隘之後,《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收錄一篇文書,即

立杜賣盡斷根水田山林埔園契字人劉子謙,金福昌、劉文良等,緣先年奉憲墾闢有水田、山林、埔園壹處,坐落土名大粗坑老蕉湖庄。東至大龍崗頂天水流內為界;西至大坑底為界;南至由小龍透坑壩徐家毗連為界;北至由小龍透至下片小龍至粗坑壩石立號為界。西至界

<sup>59</sup> 《淡新檔案》17329-39 劉銘傳要將隘租收歸政府影響內山開發的劉子謙、黃南球、金廣福、黃龍章、錢朝拔等墾戶的權益。

<sup>60</sup> 《淡新檔案》17329-034-001 時間為 1886 (光緒十二年)年新竹縣墾戶金惠成、黃南球、金廣福、黃龍章、錢朝拔、連日昌、陳福成、劉子謙……等稟勿撤隘,以為生計。

<sup>61</sup> 《淡新檔案》17329-034-001。各墾戶聯名請求勿撤隘,以為生計。

<sup>62</sup> 《淡新檔案》17329-034-002 時間為 1886 (光緒十二年)年福建巡撫不准所請,並稱已派兵分防。

址，即日全中面踏分明，原帶本坑坡圳水通流灌溉充足，又帶大租洋銀參角正，至圳水開出，盡成田疇，然後遵示按丈照例供納。今因乏銀應用，兄弟相商，願將此業出賣與人，先問房親人等不受，外托中引就於官萬春、張彩海二人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依時值價佛銀壹佰參拾大員正，即日色現經中過交與劉子謙、金福昌、劉文良兄弟親收足訖，中間並無債貨準拆（折）短少等情。其水田、山林、埔園登即經中一應交與官萬春、張彩海前去掌管，收租納課，永為己業。保此業係劉子謙、金福昌、劉文良兄弟墾闢之業，與房親人等無涉，亦無上手來歷不明，與及重張典掛他人為礙等情，如有此情，係賣主一力抵擋，不干買主之事。此係銀契兩交，業極價盡，一賣千休，永斷葛藤，四至界內寸土無留，縱使日後此業價抵黃金，賣主兄弟及裔孫人等，永不得贖增找洗等情，此乃二比甘願，兩無逼勒，口恐無憑，今欲有憑，立杜賣盡斷根水田、山林、埔園契字壹紙，永遠存照。

即日批明：劉子謙、金福昌、劉文良兄弟等，實收過字內價佛銀壹佰參拾大圓正親收足訖。批照。

再批明：倘有字約上手，不得照用，作為廢紙。立批。再照。

又批明：金福昌即是劉文彬，批照。

知見 弟文端(□□)

知見 男家合(花押)

代筆 溫敬亭(花押)

中人 鍾成喜(花押)

場見 徐德勝(花押)

知見 姪家盛(花押)

在場 兄武略(花押)

大清光緒拾參年丁亥歲參月 日

劉子謙（花押）

主杜賣水田山林埔園盡斷根契字人 金福昌（花押）劉文良（花押）<sup>63</sup>

這紙契約在說明 1886（光緒十二）年劉銘傳廢隘的第二年，劉子謙（守恭）、金福昌（劉守彬）、劉文良（即守良）、文端（守端）、武略（亦為守字輩），家盛、家合（家驥）二人為則為下一代，總共十個人在場，就三個人為外人，其餘均為兄弟或子侄，這是否意味著家族的共識，對於當政者政治上的措施不得已的處理方式！

第五項因素為番害。

前引劉伯壩所藏古文書說明水患及生番出擾對劉家墾務的打擊。另 1852（咸豐二）年的文件亦提到「劉維翰稟猴洞山林茂密，番人疊出連年墊給…請請准予因墊籌藉以為用<sup>64</sup>」。一再表示確有番人出擾之事。

總而言之，劉朝珍家族至劉維翰於 1867（同治六）年去世後，其拓墾範圍似乎不再擴張。再依《枋寮義民嘗祀典簿》所載從道光年間開始，劉維翰以及其子守恭及再接手者家水就有記載數十條帳目經手以及處理義民廟相關事務的記載，可判知劉朝珍家族長期維持其家族的社會地位。<sup>65</sup>如前所述，劉守恭時期為維繫家族之利益奮鬥不懈，與別的墾戶發生爭訟。到了家字輩除了承續祖先留下的拓墾事務，因為身處清朝治台的後期，面對政府對台政策的改變，包括劉朝珍家族在內所有的墾戶皆被迫思索要如何對應，以維繫家族不墜。

<sup>63</sup> 《台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Cc008-082 謙、文良、文端兄弟共賣地，合、盛、武略等知在。

<sup>64</sup> 《淡新檔案》17305-009 劉維翰稟猴洞山林茂密，番人疊出連年墊給，請准予因墊籌藉以為用

<sup>65</sup> 《枋寮義民嘗祀典簿》是義民廟創廟四位首事王廷昌、黃宗旺、林先坤、吳立貴同立〈合議規條簿約字〉之規約，於 1835 年（道光十五年）置立「義民亭公簿」，為記義民嘗業出入之帳目總簿。

另外從上引 1882 年劉文滿的分圖書以及劉守恭的圖分可知，過去的土地拓墾方式徹底結束，而進入到國家管理的方式。



### 第三章 社會活動

劉氏家族的拓墾當中所參與的社會活動大致如下：

〈一〉、與廟宇的關係 先以林玉茹的論述說明「在移墾社會裡，地方公廟是當地社會、經濟、自治的中心，也是墾民心靈的寄託所在。自嘉慶至道光年間，許多商人、地主開始主導廟宇的興建活動，他們捐獻廟地，或是獨資興建與捐修廟宇，在廟宇建成完工之後，取得廟宇管理權。有能力捐建廟宇，擔任寺廟管理人，是社會地位的象徵，擁有大片土地的墾戶往往捐地或與佃戶在墾區庄內聚資建廟，進而成為廟宇管理者。<sup>66</sup>」

街庄的公廟是居民們聚集及大小活動舉辦的場地，各階層居民透過祭典儀式的舉行、宗教活動的參與，產生聯繫的機會，墾戶也因此與地方上各階層居民產生一定的互動關係，這種互動有利於墾區庄內事務的推動；另外，墾戶跨越自己的墾區庄，參與其它庄的廟宇捐款活動，這顯示墾戶除了祈求神明保佑開墾順利之外，也藉此增加自己的聲望，增添與其他地方上領導人合作的機會，擴展了家族在地域社會裡的人際網絡。筆者基本上贊成上述的說法，不過義民廟的興建卻未必全然如此。該廟的成因是清朝於林爽文事件對客籍義民賜與「褒忠」及軍功而來，建廟成立之後，才開始逐漸具備地方公廟的各種機能，建廟之緣由則未必與其他地方公廟相同。在 1898（明治三十一）年編修的《樹杞林志》〈列傳〉中對劉朝珍有如下描述：

乾隆五十四年，土匪林爽文作亂，雲(陳資雲)遂慨然有平賊之志。但家貧無資，乃與同庄劉朝珍及六張犁庄林先坤同謀義舉，團練鄉民作為義勇。當時劉、林皆巨富，所有行軍需費皆劉、林備出。於是陳、劉、林率帶義勇出與賊戰，無如寡不敵眾，炮火刀鋒之下，義民戰歿數百人，乃退而駐紮六張犁及員山仔各處要害，把守周密，方保內山

---

<sup>66</sup>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328-334。



一帶地方免遭賊害。…計惟遍尋戰歿之骸，拾聚堆積如山，牛車載回，為覓佳城。果然天保佑之，人敬愛之，即有枋寮庄戴元玖施出一所，遂澤吉築墳，鑿穴如倉，將該忠骸聚葬於此。此穴極佳，推冠全台。而又為建廟宇，劉、林又施出田租，歲時祭祀。而平臺統帥福中堂題請褒封，御書「褒忠」兩大字。而陳、劉、林俱欽加五品頂戴榮身。嗟嗟！我粵東義民之名，千載下猶令人齒頰留芳，此義民廟之祀典，較之諸祀典為尤盛也，固宜<sup>67</sup>。

君寵其時林先坤，隨建創廟宇，爰請戴元玖，樂施廟基，王禪師，亦經資助，然 憑依雖有，嘗祀尚無，嘉慶六年間，林先坤，倡施水田於前，座落新社土乾，東南角，水田貳段，至十九年，則林次聖，施水租一千一百一十八石，林仁安施水租石，錢子白，施水租一千一百一十八石石，錢茂聯安，共施水租一百一十九石，錢甫崙一千一百一十八石，亦共施水租已成美事，至嘉慶二十二年，劉朝珍，繼施水田於後，座落二十張犁，南勢水田，壹甲六分六厘貳絲，施出一半之額，由是集腋成裘，子母多權，祀典日盛春秋二祭，血食豐隆，每歲中元，開費不少，如此榮寵，實賴。

圖 3-1:義民廟之褒忠匾額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17 義民廟拍攝

<sup>67</sup>《同治乙丑四年端月吉日抄錄契約簿》林施主收執，頁 2。林施主即是林先坤。

圖 3-2:褒忠亭（義民廟）舊貌



資料來源: 筆者翻拍於《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頁 110

皇恩疊錫者矣，怠至同治元年三月，彰化會匪，戴萬生亂，粵之從軍死義者，復拾遺骸，祔葬墓所，同治四年，林劉施主，爰集聯庄，紳士選舉管理坤等，將契券交管理人，權放其管理者，三年一任為限，限滿仍將契券交出施主，點交新管理人，領收清楚，此乃四庄輪，終而復始，為管理者，自當秉公妥理，日後嘗祀浩大，以增粵人之光矣<sup>68</sup>

這個文件說明義民廟創廟的緣由，有識之士陳資雲想要與林爽文的勢力王作對抗，但是並無資金，因此聯合劉朝珍、林先坤等已是六張犁、員山仔、二十張犁的有力拓墾者，義民團的所有行軍資金都由劉、林所出。無奈王作的勢力強大，因此義民團死傷慘重退回六張犁、員山仔固守，以保護家園，一直等到清政府援軍壽同春從新豐紅毛港登陸與義民團會合後，才聲勢大作，終於將王作及其黨羽殲滅。後有平台統帥福康安請提朝廷褒忠，再有六張犁的林先坤創建義民廟，徵得戴元玖樂捐廟地，劉朝珍施水田一甲六分六厘貳絲的一半，義民廟遂成義民嘗。

劉朝珍捐獻水田的文書，如次所示。

<sup>68</sup>林光華收藏，《同治乙丑四年端月吉日抄錄契約簿》，林施主收執，頁 2。林施主即是林先坤。

劉朝珍公奉祭田契

立供奉祭業田屋租契人劉朝珍，先年有自備銀元憑中向得黃玉先承買東興庄二十張犁南勢水田一處，東至房法寶田為界西至官廷德田為界南至大溪為界北至陰溝為界，又承買黃劉氏茅屋一座竹圍菜園在內東至藍姓屋為界西至官姓屋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溫姓田為界四址，載契面踏分明經丈壹甲陸厘分陸厘式系正原帶大坡圳水貳界灌溉，每年供納業主大租粟壹拾叁石叁斗叁升正外仍實現購有小租谷共陸拾石正今因素沐枋寮庄褒忠祠義友顯赫朝珍愿將是田屋遞年應收小租利谷供壹半計谷叁拾石付

褒忠祠首事管理以為永遠祭業費用，其餘尚存壹半係珍留為自己身後香祀，日后是田無論購小租加減俱係對半均收不得爭多競寡保此田屋委係珍自置物業與房親人等無涉及珍之子孫不得異言典賣滋端等弊其眾首事亦不得將該業租藉端變廢此乃珍自甘愿對半供奉永無反悔今欲有憑立供奉祭業田屋租契一紙帶屋契一紙找契一紙共叁紙付丸存贈

批明原上手墾單並賣契司單一紙共式紙尚存珍收丸批贈

批明此後購耕是田之人要向褒忠祠眾首事認購一件各立購約

各管租業批贈

在場男黎章 姪黎文 代筆姪黎平

嘉慶丁丑貳拾貳年柒月 日立供奉祭田業屋租契人劉朝珍<sup>69</sup>

劉朝珍在 1817（嘉慶二十二）年捐施小租谷 30 石，還有每年供奉的 13 石 3 斗 3 升，對義民嘗而言，這當然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再加上劉朝珍在當時竹塹地區地社會中的地位已相當高，自然使義民廟樂意將劉朝珍列為捐施者中最重要成員，而與六張犁林家並列為兩大「施主」<sup>70</sup>。

<sup>69</sup>《同治乙丑四年端月吉日抄錄契約簿》〈劉朝珍公奉祭田契〉，頁 10、11。東興庄二十張犁在今新竹市

水源里

<sup>70</sup> 劉朝珍施小租谷三十石，除了要求廟方不得擅自更動之外，其中黎章、黎平為朝珍之子，

圖 3-3:義民廟中劉朝珍之長生祿位



資料來源: 筆者於 2010.06.17 義民廟拍攝

另外，如下列文書所示:

茲我粵東 褒忠亭內歷承有水田埔園屋宇地基契券并簿記等件先年所議以作□處輪流經理此嘗不難以廣大然嘗大而契券亦復不少，故眾再議章成立簿三本以將褒忠嘗之業大小契券古今承買須要抄錄契白于簿內三本樣，一本長存在施主林先坤公子孫守固，一本長存在施主劉朝珍公子孫守固，尚有一本以眾交值年經理人交契之時，可將嘗內契券每張契約對簿點交并數目公記租粟俱付經理人收存管理，後有承業必將契白抄上簿內三年滿期必須照規轉交下處輪理收存，此係通粵東之褒忠嘗有關全粵之大典各要忠心義氣以經理不得私自貪圖以肥己，也若滿期之日在于四月初一到亭中通傳上下經理人并施主等交接永循規矩不失和平之氣也是為序<sup>71</sup>

載明劉世遠及林六吉在請眾議改立契約簿，亦有說契白簿三本分別交給劉、林施主以及經理人保管之廟產管理情形。

---

亦即劉朝真要  
子孫明明白白了解這件事情。

<sup>71</sup> 《同治乙丑四年端月吉日抄錄契約簿》頁3。



立杜賣盡根水田山園埔地及坑埔契字人劉文彬、統等承祖父先年與劉請益合夥全

買曾永端水田山園埔地及坑埔並世遠、明叔歸就以及自己承父應得之額供連壹處坐落土名九芎林石壁潭庄，其田東至典劉請益田滕直透為界西至劉請益田滕直透為界南至大溪底為界北至崁眉為界四至界址分明，又帶風圍竹木一應在內，其田原帶大坑陂圳水通流灌溉充足原配大租穀伍斗式升，今因別創乏銀湊用兄弟商議願將此水田山園埔地及餘埔出賣與人，先問親疎人等俱各不欲承受外託中人劉錫三引就送與褒忠堂施主林六吉、劉朝珍值年經理人劉如棟、劉正記、鄭紹周、林上華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依時值極價銀陸佰大員正，即日全中銀契兩相交訖中間並無短少，其田園埔地及餘埔全中沿界踏明遂即交與經理人前去掌管收租納課永為堂業保，此業委係彬、統承父及叔父歸就應得之業與房親人等毫無干涉亦無重張典掛他人以及拖欠大租為碍等情，如有此情係彬、統兄弟等一力抵當不干承買之事，此係一賣千休界地內寸土無留，永斷葛藤，日后倘有浮復餘埔開闢成田園亦歸與褒忠堂掌管彬、統兄弟及子孫人等永不敢言另生枝節亦永不敢言贖贈找洗等情，此乃仁義交關二比甘愿兩無反悔口筆有憑，立杜賣盡根水田山園埔地及坑埔契字壹帑並帶承買曾永端印契連司單壹帑又帶紅單壹帑共參紙付丸永照

即日批明彬統兄弟經中實收過契田佛銀陸佰大元正足訖批照

再批明此業上手墾批存在劉請益手內日后倘若要用即向取出不得隱匿批照

再批明上年與胞叔劉世遠歸就字存在黃坤南劉俱傳手內日后倘若要用即向取

出不得隱匿批照

再批明此業界內先年世遠明有屋地基一所致因屋宇毀去開闢成田亦



交褒忠堂

前去掌管日后不能生端滋事批照

又批明上年典劉請益合夥承買曾永端印契壹帑帶在褒忠堂收丸與劉請益分管

合約存在劉子謙手內日后倘若要用兩不得隱匿批照

又批明合夥承買曾永端總契除賣褒忠亭以外各帶別業即日立合約抽出各管批

照

知見兄 子謙 為中劉錫三

武略 代筆劉家盛

在場 黃坤南

劉俱傳 在場男 家水

光緒十四年戊子歲拾壹月 日立杜賣盡根水田山園埔地坑埔契字人劉文彬、統<sup>72</sup>

此契字除了劉文彬、統之外，還有劉子謙及其子家盛、武略，家水為守彬之子，家學為守統之子。該文書又載明劉世遠交一田與褒忠亭管理。

義民廟廟產管理亦可從如次所錄之請帖，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文中提到祭祀區成四大庄，每庄管理三年，分別為第一鬮大湖口等庄、第二鬮石岡子等庄、第三鬮九芎林等庄、第四鬮新埔街等庄。

請帖

立請帖字人林茂堂、吳清華、劉維翰、曾騰為經理粵東義民蒸嘗事，緣枋寮義友祠墓昔年承戴元九公捐基，因而林先坤公王廷昌公劉朝珍

<sup>72</sup> 《同治乙丑四年端月吉日抄錄契約簿》，頁 94。

公等倡捐鼎建并捐田租水穀以為修理祠墓及香燈普渡之資，自道光壬寅九芎林姜秀鑾等具帖請得新埔街榮和號、金和號、振利號、雲錦號、錦和號、慶和號等輪流經理至公無私甲辰修理祠墓之資所由裕也，但日久事煩我粵人皆當分理以恢先緒因鬪兮為四大庄僉議，每庄分理三年輪流交遞，丁未四月四大庄公議拈鬪，大湖口等庄拈第壹鬪，石岡子等庄拈第貳鬪，九芎林等庄拈第參鬪，新埔街等庄拈第肆鬪，輪流分理以完章程，丁未該第壹鬪管理四大庄人等聯名具帖請得大湖口等庄人羅林養、葉阿滿、張阿喜、戴水生、徐阿恭、羅阿水、吳天寶、陳阿采上下經理至三年滿雖然後換帖具請第貳鬪經理其第參鬪第肆鬪依次輪流至輪理雖後另行公議今欲有憑爰立請帖字壹紙付第壹鬪經理人收執為炤

一批明經理蒸嘗在請帖中人不得推諉，非請帖中人亦不得越俎代庖以昭劃一批的

一批明所有田業園租等項若無欠租等弊，經理人不得挾私變更其佃人從每班初年

經理人換承耕字壹次以肅章程批的

一批明所有田租水谷銀利等件經理人當三年滿是時要將銀錢算清及契券并流水

簿據交于接辦人經管批的

范永生

林慶和

王阿奎

姜阿桂

徐朝政

范汝舟

道光丁未四月吉日立請帖字人 杜崑岡

林茂堂

劉維翰

吳清華

蘇振利

張雲龍

廖三連

潘阿來

曾騰

杜國香<sup>73</sup>

即關於義民廟財產管理的方式從 1847（道光二十七）年開始改爲四大庄輪流，因成立之初，四大首事就有立下「舉誠實之人」的規約，而改爲四大庄輪值管理，至於義民廟的祭典就是由四大庄所屬的十三個庄分別輪值。<sup>74</sup>劉維翰是這份請帖的主事者之一，因此可佐證，劉朝珍家族在當時竹塹地區已有一定的社經地位。

問義民廟創始時由義首王廷昌、黃宗旺、林先坤、吳立貴四人建塚立廟，是受了王尙武無子嗣，而托孤的請託處理上項建廟之相關事務，還有一位是陳資雲，他在平林爽文事件當中應該出力甚多，號稱義民軍師也沒有列入主事者。爲何劉朝珍可以名列其中？筆者個人看法認爲劉朝珍雖然參與平林爽文事件等出錢出力，乾隆五十四年賞六品軍功，朝珍只有三十一歲，但是倡議建廟是在乾隆五十三年，是否劉朝珍的年紀上稍微輕一些所以並未列入其中呢<sup>75</sup>？劉朝珍家族從朝珍投入林爽文事件及參與義民廟接著世遠、守恭、家水等無不投入大

---

<sup>73</sup> 《同治乙丑四年端月吉日抄錄契約簿》無頁碼

<sup>74</sup> 《粵東義民祀典簿》之四大庄就是大湖口庄的湖口、溪南、楊梅，九芎林庄的六家、下山、九芎林，石岡子庄的石岡、關西、大茅埔，新埔街爲枋寮、新埔、五分埔。這也是目前十五大聯庄輪流祭典的由來。

<sup>75</sup> 筆者於 2011.03 請教文史專家高志彬。稱：王廷昌當時年已七旬，又是竹北地區士紳人士又具監生生份故列其名，或可作爲參考。

量心力於義民廟事務，劉朝珍家族也與林家及北埔姜家被談論到（如第二章契字中出現的中人姜秀鑾以及後來和劉維翰共赴戴潮春事件的北埔姜家的姜殿邦），因此劉朝珍家族即便不若林、姜兩家的財力，也算得上是地方之「巨富」了，又居住於九芎林附近，參與各項公共事務也不足為奇了。除此之外，劉家對竹塹近山地區的拓墾，如筆者第二章所提出的劉朝珍家族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光緒十三年劉銘傳裁撤墾隘時，陳報沿山諸隘應繳隘租數之時，記錄了「油羅庄劉子謙本年應納隘租一千二百七拾八石」，<sup>76</sup>由此可以了解直到光緒年間，劉家仍然如《樹杞林志》所記載的「巨富」。這個家族是地方上重要的士紳階層也絕無疑問。

## 二、劉朝珍家族與其他廟宇的建立

**廣福宮** 廣福宮位於芎林鄉文昌街廣福巷，1800（嘉慶五年）年建。距今大約二百餘年。當時乾隆三十六年九芎林拓墾始祖劉承豪、姜勝智等有感於九芎林能夠開發建庄，實乃故鄉廣東省潮州府揭陽縣獨山、巾山、明山等三山國王神靈護佑之故。於是邀集地方信士，集資興建廟宇，名之為「廣福宮」；乃取「廣澤福佑」之意，亦是「廣佈神靈臨下有赫；福緣善慶惠我無疆」之意。

圖 3-4:芎林鄉廣福宮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16 廣福宮拍攝

<sup>76</sup> 吳學明，《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83。

1852（咸豐二年）年，在經理人黃克昌、何俊享、徐元華、劉維翰、劉嵩山、姜殿魁、林賢德、葉杯思、鄭家寶、劉珍亮等倡議改建。加上錢什班所施山場公館之位置及劉劉長亮加施地基六尺作為廟地興建國王宮，因每年平安戲祀典都要到石碧潭福昌宮請三山國王聖像之故。1826（道光六年）年，原住民深夜闖入廟裡，搬走神像退入山谷，王爺<sup>77</sup>顯靈，生番突患急症，肚痛不已，驚慌莫狀，不得已將神像搬回半坑中，從此該地命名為王爺坑。到了1855（咸豐五年）年劉維翰、黃克昌、劉嵩山等倡議中元祭典由即以廣福宮為主，國王宮為輔，這個廟中有廟的方式對於九芎林附近的廟宇來說是比較奇特的。1895（光緒二十一）年，廟宇被日軍放火燒毀，直到1898（明治三十一）年，由經理人林學源、劉如棟、劉仕確、陳貴進、林文勝、劉仁超、徐宏春、劉朝品、姜紹清、劉仕祥等不辭辛勞，向鄉民募資，發起重建。由上可知，劉維翰在當時芎林地區出錢出力擁有一定的社經地位。

### 文林閣

文林閣即文昌廟，位於芎林鄉文林村文山路，1876（光緒二）年建，是芎林地區歷史悠久，文化意義最為深厚的一座廟宇，文林閣之緣起，可溯及清代。根據芎林鄉「文林閣序」云：「同治末期，有舉人鄧兆熊設教於現今廟址，塾下學子之眾、人才之傑。斯時住在竹東、橫山、芎林、六家等士紳，盡皆受其春風化雨者，斷非誇說。光緒初年，鄧氏更集學子創立文林社，廣攬舉人秀才，成為頭前溪流域地方人士研究學問之中心。」又云：「光緒二年，老師林學源鑑及民俗人心不古，為晚回人心，淑世導俗，倡設廟宇。得彭殿華、劉維翰、鄭益豐、林日榮、官與清、曾永發、彭開日、彭阿慶、鍾枝順等之贊同獻款捐地，將學堂建成，名曰芎林文林閣，亦稱文祠。奉祀文昌帝君，關、呂、

<sup>77</sup>此處的王爺是指大多數客家人的信仰三山國王，也是客家人對三山國王的敬仰，並非一般所稱王爺的瘟神王爺。



張三恩主，神農先帝，為地方士農工商各界信仰中心。茲將當時文林閣奉祀諸神如左：龍虎山正一真人、法中冠帶黃仙翁、南宮太乙柳天君、南天王靈官天君、蓬萊第一峰仙翁、崑崙山修道真人、復善堂歷任天君。」可知文林閣，原為舉人以文會友，講學論道之處，為了擴大導風易俗，教育人心，進而創立廟宇，成為地方學宮。

稍詳言之，文林閣之所以能創立，舉人鄧兆熊講學於先，先賢林學源光大於後，文林閣成立後，頭前溪中上游各莊學子慕名前來就學者，絡繹不絕，使文林閣不僅成為芎林地區最早且最具規模的教育機構，甚至成為清治時代頭前溪中上游地區的學術文化中心。即「文林閣序」所言：「文林閣…建築於九芎林庄高枳頭，為鄉人教讀之所，各位士紳自擬為地方學宮，蓋在當時竹塹縣治外，鄉村文風為九芎林最盛，蒙館竟達二、三十所，樹杞林堡俱係粵人，凡三年歲科兩考，均有不少粵籍門生赴縣、府試，著有文聲。」

文林閣成立後，不僅發揮文教作用，同時為了勸善懲惡，扶危濟困，特於 1899 (明治三十三) 年，設「復善堂」，一方面擔負起社會救助之重責，另一方面也舉行扶鸞降筆幫助鴉片癮者戒煙。大正初年，頭前溪流河道變遷，廟產荒地變成良田，收入頓增，乃設立降助學金，嘉惠地方學子。1932 (昭和七) 年，經理人劉家水、林文勝、林玉來等發起改建，將原有廟設改為四合院式建築，土牆屋頂改為紅磚琉璃瓦。當時之文林閣，右護龍為「翰墨林」，左護龍為「圖書府」，正廳內有「師表常尊」、「人林化成」等古匾。門柱上有：「恩頌梓潼令仰先考創教芎林滿架五經書榮登祿籍；德沾陰鷺文思寒家樂遊泮水一門三秀士寵獲銓衡」及「文作金言傳經遺世訓；林開繡壤教稼厚民生」等對聯，廟埕左側則受有一惜字爐，名曰「敬聖亭」，充分說明文林閣教化民心，崇尚文風的立廟宗旨。同時，文林閣又將廟後所屬大片土地，撥予芎林國小，以作育更多學子。直至今日來自各地的莘莘學子仍然

在各種大考之前會到文林閣祭拜一番以求金榜題名。

由鄧兆熊舉人的創立文林社經劉維翰、彭殿華等捐款捐地建成文林閣就是要提倡文風又兼戒鴉片，劉家的劉維翰以及後來的劉家水都參與其中，劉維翰並施九讚頭水田與文林會嘗<sup>78</sup>。

圖 3-5:芎林鄉文林閣



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16 文林閣拍攝資

圖 3-6:芎林鄉文林閣劉維翰長生祿位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16 文林閣拍攝

<sup>78</sup> 根據《劉氏族譜》所載，筆者的訪查地點應是在台鐵內灣線十分寮隧道前方的水田。

## 代勸堂

早期為鸞堂，俗稱上堂。位於飛鳳山頂，氣象雄偉、風景優美，有如福地洞天，1899（明治32年）年，由經理人邱庚龍、秀才楊福來等十五人，有感此山如同仙境，乃發起建廟，鍾逢源捐地，19035（明治36年）年月完成，定名為代勸堂，即代天勸化之意，當時本堂關帝聖君、孚佑帝君、九天司命真君等三位恩主公，以開鑿方式出鑿書教化社會人心，並幫助吸食阿片煙者戒除毒癮，成效卓著，全台聞名。<sup>79</sup> 這廟雖非劉朝珍家族所建，但是劉興基（世城之子）是1947年的改建者之一，而劉朝珍家族的祖墳，從來台開基祖劉可佑以及劉世遠派下之墳墓均在飛鳳山下，又加上代勸堂奉祀的關聖帝君由大肚永昌宮而來，可推論劉家與此地區關係之緊密。

圖 3-7: 芎林鄉代勸堂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11 代勸堂拍攝

## 惠和宮

本宮所在位置為秀湖村，舊名山豬湖。1851（咸豐元年）年，劉維翰來此地開墾，奉迎原潮州三山國王香火奉祀，由劉維翰首向庄民捐資，同治3年（1864）11月建土塼廟宇。1912（民國元年，大正元年）年因頭前溪水氾濫，廟基被洪水流失，1919（大正八年）年由吳阿景、

<sup>79</sup> 資料來源:《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新竹縣政府，2005），頁159

何昌富、劉秀蘭等三人發起重建，劉阿坤、劉守興捐地。民國 35 年，由古壬海、何昌貴、劉家聲、陳宏明等，有感於土牆倒塌，安全堪虞，發起重建。<sup>80</sup>筆者經由實際的了解，這是一片河谷沖積的平原，適宜種植水稻，但是最怕颱風洪水的沖失。劉朝珍家族也如第二章所述遭遇洪水飽受損失。從劉維翰的創建惠和宮到劉



圖 3-8: 芎林鄉惠和宮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25 惠和宮拍攝

守興、劉家聲等一代代的相傳，顯見劉朝珍家族對當時該地區的影響力。

### 福昌宮

姜勝智、劉承豪等是開拓九芎林石壁潭的始祖，1784（乾隆四十九年）年墾首姜勝智奉祀獨山、巾山、明山三山國王神位於舊石壁潭庄（今之第二鄰拱橋附近），保佑開墾先民。在草創時期因陋就簡只有神位。

乾隆五十一年，義民軍師陳資雲參加討伐林爽文之役，乾隆五十一年勝利還鄉，榮受五品軍功頂戴，官職在身，把守舊王爺坑圳，遠聞陳資雲有「寶衣」（可能是官服）能嚇祖原住民不敢越雷池，開墾事業更加順利，陳資雲祖宅德星堂，今仍在碧潭國小旁。1792（乾隆五

<sup>80</sup>註:劉維翰，劉守興〈劉世城後裔〉、劉家聲〈劉世遠後裔〉與廟的關係密切。



十七年)年，姜勝智籌議創建廟宇於原地。1804(嘉慶九年)年劉朝珍進入石壁潭，同為討林義民軍首領，參與開墾勢力更強，墾地推展至猴洞鹿寮坑，進墾大肚，咸以三山國王維守護神。猴洞庄到大肚亦有三山國王廟。(含九讚頭)

1852(咸豐二)年，馮登乙發起重新改築，距姜勝智建廟已逾60年，到了同治6年洪水沖毀舊石壁潭庄，廟宇亦遭洪災，居民紛紛遷至高岡避災，重建家園。災後36年，福昌宮渡過有神無廟之歲月。遲至明治36年(1903)劉朝珍之後裔劉家水當保正，方始擇定現址重建。新廟地由胡四和、范玉麟、陳錦祿、劉家水等捐獻，災後重建。

1935(昭和十)年，劉家水第二次修建，劉家水曾芎林區長、庄長十餘年，功勞卓著，人脈豐沛，曾組織王爺嘗會(祭祀公會)永昌嘗，為因應台灣總督府對宗教限制，以建集會所為藉口，建造長屋一棟，中廳仍供奉三山國王<sup>81</sup>。

圖 3-9:芎林鄉福昌宮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21 福昌宮拍攝

橫山鄉大肚村 永昌宮

1887(光緒十三)年時，在大肚村劉家驥(劉守良之子)，他的弟

<sup>81</sup> 依《劉世族譜》劉家水為劉世城之孫。



弟家聲年方十四歲遽罹絕症，不僅群醫束手，奄奄一息，危在旦夕，且闔家人失望，然而家驥，病勢日益嚴重，挽救無策，舉家惶惶不安，就在這個時候，家驥之令堂（當時有人稱叔婆太），急出一計，唯有叩禱，聖神護佑，或有一線希望，時值山窮水盡，家驥立遵慈命，至誠至虔，齋戒沐浴焚香頂禮，以祭之至誠，閉目凝神，當天立起香案跪禱口念關聖帝君，懇予庇蔭康寧，果然祀不在多，有誠則靈，……覺聖像縹渺，鑿駕臨空，冉冉下降近於咫尺，斯時也，家驥不敢仰視，叩首再三，為乃弟誓愿「俟舍弟家聲病癒之日當在家廳堂奉安神位朝夕禮拜虔誦明聖真經用報神恩」經此一服靈丹，乃弟呃逆不藥而效，即告全癒，顯見奇蹟<sup>82</sup>，旋即設案奉祀在家中，並於經常宣揚聖恩，善導人群於善行，造化社會之福祉，舉凡吸食鴉片呼么喝大、迷於酒色、不務正業者，都能改過自新，淬厲行為，固家驥之誓愿酬恩，啟發誘導有關，實關聖帝君之威靈所感召者也，由於聖靈顯赫，香客日眾。遂於1904（光緒三十）年初夏建廟而祀之，名其廟曰：永昌宮，建廟以來聖靈顯赫遐邇相聞，鄰近鄉鎮，芎林鄉地方士紳被神靈所感，於民國前十五年率領地方善信，到壇焚香禱告，恭迎聖帝分靈，奉安於該地著名之「飛鳳探梅」名勝吉地之飛鳳山代勸堂，迄今參拜者亦不乏人，永昌宮之建築用地除劉家提供自有土地之外，眾多信士不吝捐地，並發起籌建，邀同地方人士羅琳興、劉萬明、羅慶雲、魏仁昌、詹國昌、曾文喜、張石水、范石妹等籌募經費，由於遠近善信爭解義囊共襄善舉，所需金額如數募足，遂於同年（民前八年）冬月破土興建，不數月間，廟宇告竣，以正殿奉安主神關聖帝君側祀孚佑帝君、司命真君、三官大帝、三山國王、太白金星、觀世音菩薩、註生娘娘，新竹都城隍老爺、褒忠亭義民爺爺，至於宮廟對聯，除劉家驥先生遺撰兩聯外，其餘對聯全部請當時橫山鄉兵役課長葉斌先生所撰，家驥的

---

<sup>82</sup>筆者訪問耆老劉伯壠、劉得綱所言雷同，而現今管理所保有的〈永昌宮由來〉也如是說，筆者略加修辭，但不失其原意，雖無科學根據，也只能暫且信之。

哲嗣、崧生所書。

圖 3-10:橫山鄉大肚村永昌宮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25 永昌宮拍攝

圖 3-11:橫山鄉大肚村永昌宮舊貌（1945 年）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25 永昌宮翻拍舊照片

大肚村為劉朝珍家族拓墾最後的落腳處，雖繼續拓墾至九讚頭、頭份林、油羅等，但是以大肚村為生活基地。

### 九讚頭 國王宮

1857（咸豐七）年，劉子謙在大肚、九讚頭拓墾事業有成，劉子謙倡議建廟，翌年完成。緣自九讚頭地區墾戶為了增加生產 1832（道光十二）年，居民群起祈求眾庄平安豐收，誠心集資重建廟宇，名為國王宮。後在 1912（大正元、民國元）年 8 月被颱風損毀，乃將神像移至曾

家公廳暫置，直至 1929（昭和四年）年由曾娘勝等人發起重建紅磚造瓦屋，相連五間並塑主神聖像，1931（昭和六年）年完成。

圖 3-12:橫山鄉九讚頭國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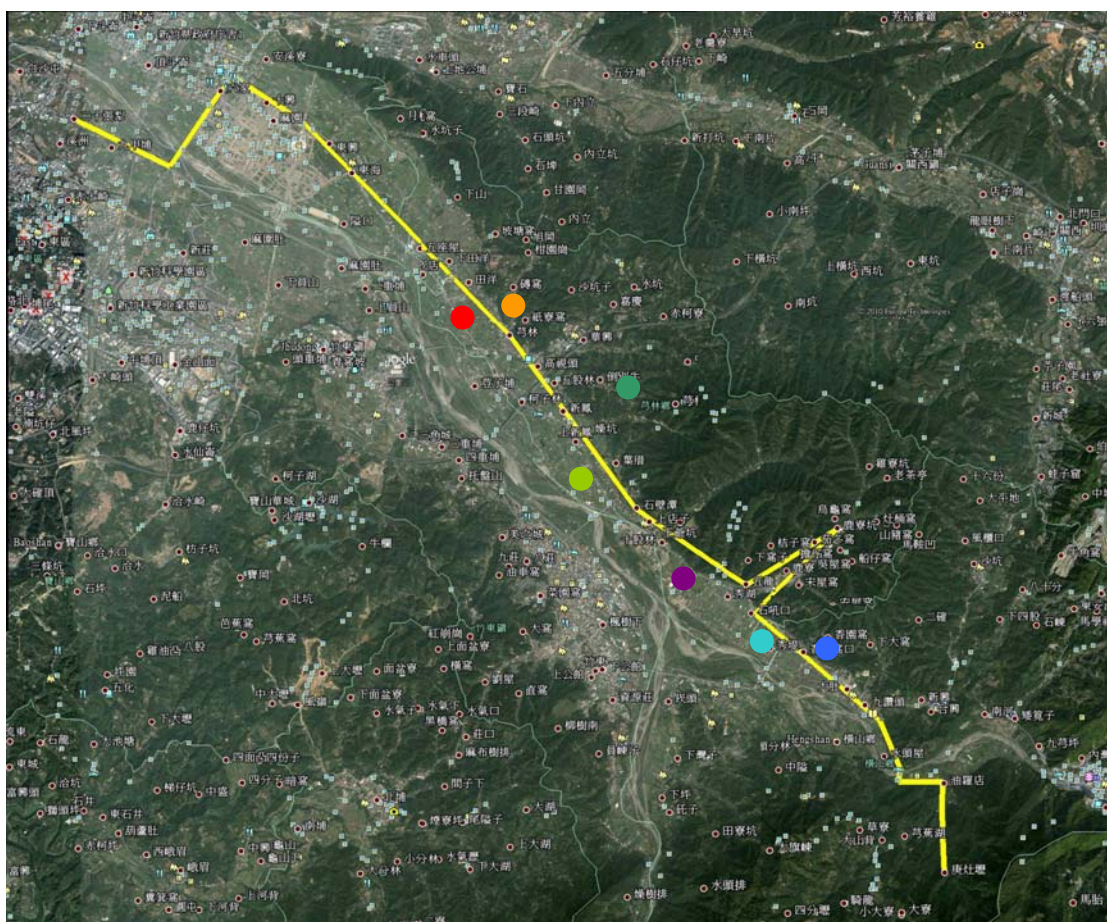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於 2010.06.25 國王宮拍攝

墾戶劉子謙爲了聯合拓荒，召集九讚頭地區墾戶，用以擴大生產面積，維持食指日繁之計，用心良苦，只是這裡本是青山之地，屬原始森林，毒蛇猛獸尤多，兼之附近原住民容易出擾，秉性凶狠，每以爭相殺人，爲慶功賞。當時漢民苦無良策，乃於 1832(道光十二年)，集資興建土磚廟宇一座，奉請三山國王神位於此<sup>83</sup>。

<sup>83</sup> 《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頁 181。





- 廣福宮 1800 ● 文林閣 1876 ● 代勸堂 1899 ● 福昌宮 1787
- 惠和宮 1851 ● 永昌宮 1904 ● 國王宮 1857

資料來源:Google map 2010.3 月, 筆者再加以修改

圖 3-13:劉朝珍家族拓墾路徑圖

從以上各個廟宇的創立或重建，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點：

- 一、劉氏家族從二十張犁(今新竹市水源里)出發，而後劉朝珍參與平林爽文、劉維翰參與平戴潮春事件而有劉氏家族參與義民廟的各項公共事務，而從九芎林庄(芎林鄉)到橫山鄉等，都是先有拓墾後有廟宇(民眾的信仰、生活中心)。
- 二、在這些廟宇的創建或重建都有劉朝珍家族的成員參與，其他人參與者亦都是當時有名望之人士。
- 三、不論劉朝珍家族或參與上述各廟宇的人士，如本節開宗明義所言，

公廟是地方社會、經濟、自治的中心。因此擔任管理人往往可視為社會地位的象徵，同時也是聚集人脈的場所。

四、從地圖標示與劉家有淵源的廟宇，可以看到劉氏家族從左上角沿著頭前溪、油羅溪沿岸一直到橫山鄉的油羅庄（今豐田村），而此與劉朝珍家族的拓墾事業的範圍及發展的年代有相當的一致性。

## 〈二〉、劉氏家族的功名

筆者嘗試從來台的可佑公開始：

劉朝珍原名傳聘，因為助清朝政府平林爽文事件而受六品軍功，不過並無實際權力。1804（嘉慶九）年，遷居石碧潭庄且承辦大肚庄墾務，1817（嘉慶二十二）年，施田與義民廟，劉氏家族由於他參與義民廟等公共事務墊下深厚的拓墾基礎。

萬成次諱廉敬，又諱黎平，諡睦雅，是朝珍從兄之三男為嗣，年十四能親筆嗣書及值冠粵械鬥，粵人富戶被閩人誣控則出首訟冤上控制台南府適歲考赴童試幸進郡庠榮歸故里而訟自息...人皆寵之，奈何卒於1816（嘉慶二十一）年，年二十八歲。

世城次諱維藩，因父早逝乃承辦大肚庄墾務，捐納監生，卒年僅三十五歲。

世遠次諱維翰有文武才學，二十七歲時文試不第就武試遂進郡庠，生平為人排難解紛望重粵鄉皆大肚九讚頭墾務，施九讚頭田與文林閣又施田為芎林、石碧潭各祠，同治二年募義勇百名助官平戴潮春之亂，欽賞五品軍功。為劉氏家族拓墾事業中開疆闢土也是最重要的人物。

守良次會贊襄天性聰明，讀書勤敏，善書法，七試台南三試台北皆不第，乃捐納例貢生。

家水為世城之孫，次諱逢源，號石璧居士，屢試不第，命也。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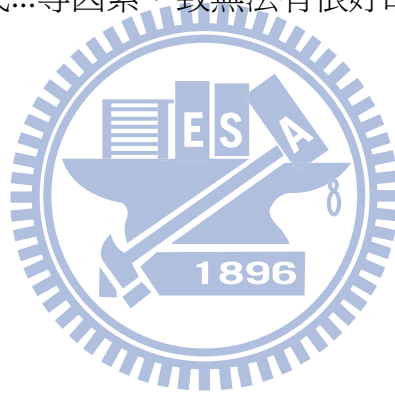


任書房教師，四十二歲任保正及學務委員，曾領有紳章，亦擔任九芎林區長改制成芎林庄仍接庄長共達十七年之久，對芎林的貢獻不勝枚舉。

家盛為世遠之孫，守恭之子，掌理守恭遺下家族拓墾事務。同時也是書房教師。善書法。

家驥〈1867年〉次諱家合號橫山逸叟，善書法，院試二次均為侑生。日治後三十七歲往羅東製腦，四十一歲改築大肚祖堂。

以上劉氏家族的功名羅列概述至1895年日治之初<sup>84</sup>，以劉家而言，從已知世字輩開始代有人才，寫得一手好字即為功名的基礎，而劉氏家族的功名並不特別顯赫，筆者認為跟劉維翰接其兄的拓墾事務，水患及原住民...等因素，致無法有很好的功名。



---

<sup>84</sup>功名部分，筆者依據《劉氏族譜》為基礎而略加修辭及刪減。

#### 第四章 結論

基於前二章的論述，可知劉朝珍家族在清代的發展過程，係其拓墾事業進度與其社會公共事務參與相互配合，逐漸建立起其社會領導階層的位置以及其維繫。

許雪姬的《龍井林家的歷史（1861—1885）》引述王世慶的研究，認為清代台灣之豪強、望族及地主等，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收租股在一萬石以上者為全台性之豪強，如早期之施琅、施世榜（施長齡）、板橋林本源家，收租三十萬石；霧峰林家有土地五千甲、收租時五萬石；（二）收租股在萬石以下、數千石以上者，如台北林安泰、北埔金廣福及龍井林家都在這一類型中；六家林屋（三）千石以下、數百石之上的地主。屬第一類的不多，屬於第三類者，對地方開發的影響力有限；第二類地主，才是清代各地方拓墾之中堅份子。林屋既是龍井地區的著姓，對地方的開發，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sup>85</sup>那本文的劉朝珍家族可說屬於第三類，對芎林、橫山的開發也同樣有一定的貢獻。

而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則提出強固家族的形成。筆者將它看成領導階層的形成。其條件有三：

1. 相當數目的財產—因為如果沒有什麼財產，無以鞏固鄉親之向心力
2. 有祭祀公業存在—藉著共同祭拜祖先而團結族親。
3. 出色的領導人物—在每一個世代若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家族勢力才能有更突破、更快速的拓展。

所以竹塹在築城的過程中，地方士紳或地方菁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sup>86</sup>。因此竹塹地區的墾戶大都扮演這個角色，本文的劉朝珍家族也一樣。

若論及劉氏家族的來台發展，如前章所述劉朝珍家族的來台祖父親劉可佑是由當時竹北六家的林先坤來台六年後再回大陸廣東省饒平縣，邀其來台灣的，其中當然是因為他們有表兄弟關係。姑且不論劉

<sup>85</sup>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頁 204。

<sup>86</sup>林桂玲《家族與寺廟》，頁 101。

家原來在大陸原鄉的條件為何，來到台灣這個海外之地，一切必須重頭開始，而林先坤來台六年開墾有成，必須要增加夥伴，以加強自己的拓墾實力，筆者個人認為參與六家林屋（林先坤）的拓殖事業，就是開啓了劉氏家族在台灣時期社會階層流動的開始。

由於林先坤在當時已是在竹塹地區的墾戶，劉可佑及其子劉朝珍與林先坤家族密切的關係，應可比擬為 Wefram Ederhard 和費孝通所強調領導份子的家族或與其關係較密切的人士應包含於「領導階層」內之情形。劉朝珍至乾隆年間參與率領眾參加平定林爽文之亂的軍事行動，而獲六品軍功，姑且不論劉朝珍參與平亂是否出自於保鄉衛國或其他動機，但清政府認為其勤王有功確是事實，六品軍功並沒有實權，但是卻代表著劉家與當政者的關係是緊密的，不論是地方官員或平民百姓對劉家都有一定的信任，也讓劉家在社會領導階層的地位益形穩固。因為墾戶對拓墾事業或義民軍的組成，都要人力、物力、財力的組成，清朝政府依賴墾戶以掌握一般平民的民情，也就是這樣。乾隆五十三年受清朝政府的賞賜之後，在接著林先坤創建義民廟請戴元玖樂施廟基，到嘉慶六年，開始林先坤等人施水田後，二十二年劉朝珍亦施二十張犁地區的一半水田以供成立義民嘗，此筆者認為經歷了林爽文之亂及義民廟的參與，使得劉屋從來台祖由劉可佑的業農兼米商到劉朝珍再上升至士紳階層，即 平民→豪強型領導者→士紳型領導者，同時奠定劉家在竹塹九芎林地區的社會地位。

接著據《劉氏族譜》所載，劉萬成並非朝珍親生，而是從兄之子自幼就能讀詩書，甚有才氣。清代常有福佬、客家的械鬥，他會出面訟冤。客籍的富戶被福佬人誣控，他會出面幫忙，後來參與童試，就進郡庠(秀才)，榮歸故里，而爭訟自然就較為平息，無奈英年早逝，二十八歲就去世，其中因進郡庠，榮歸故里，而爭訟自然就較為平息。目前雖無興訟證據，但由於前文的敘述可推之劉朝珍家族似乎在取得

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之後，外人就不敢隨意誣陷。也由於朝珍年壽較長，其孫劉世城、世遠才得以接續劉家的拓墾事業。而又因劉世城早逝(年僅 35)，拓墾事業遂由劉世遠為主，《劉世族譜》記載其人有文武才，文試未第，即就武試，遂進郡庠(武秀才)。常為人排難解紛，望重鄉里，且行義俠，曾施九讚頭庄田為文林會課賞資(即今芎林鄉文林閣)。又施田為九芎林、石壁潭各祀。同治二年劉世遠在募義勇百名，助官平戴萬生之亂，欽賞五品軍功，因此劉屋作為社會領導階層的地位更上一層樓。

劉朝珍的一世孫劉維翰是劉朝珍家族拓墾事業中居功厥偉的一位人物，筆者在第二章中所引用的檔案，可約略探之劉維翰時期，劉朝珍家族與地方之互動情形。又根據筆者訪談竹北六家林光華所言，劉維翰當時經常到林家練武，義民廟有活動，劉維翰也會住於林家，可見劉林兩家相互間關係依然密切。再從前章所述劉家參與今芎林鄉各廟宇的事務不難了解，除了拓墾上一定的勢力之外，劉維翰時期的劉屋對地方事務的參與也非常的多，這些參與是以一定的財力、物力、與社會地位又加上當時政府的支持，相互為用，才能夠達成。

中國傳統社會中一般是以長子為家族的代表，劉朝珍下接萬成(即使是從兄之子)為長子，下一輩世城(捐納監生)為長子，他英年早逝後所有拓墾事物都由次子劉世遠辦理。若從萬成到世城、世遠來看，萬成因為有了功名，客籍人士所受誣陷減少，興訟自然平息。世城為長子又有捐納監生的身分理當接管拓墾事業，無奈早逝才由世遠接辦劉朝珍家族的拓墾事業，兄弟兩人一為監生，另一為武秀才，若能如上所述在家族當中分工對拓墾事業將有極大的助益。世遠扛下這個擔子當然除了對拓墾事業有很好的作為外，無論對義民廟持續作出奉獻同時也在墾區九芎林以及猴洞地區的廟宇做出諸多的貢獻，這些作為讓劉家在這些區的社會地位更形穩固。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劉可佑（1761

年)的年代屬於來台開墾草創期務農兼做一些商業(米商),也就是說還是個平民百姓。劉朝珍必須仰仗相當的財力、人力、物力、武力等為後盾,從乾隆年間的參與平林爽文事件而獲軍功也對義民廟的事務投入諸多的心力,以及嘉慶年間積極投入拓墾,為開拓家族拓墾事業的開始奠下基石,因此筆者認為此時的劉家已發展至豪強型領導份子的階段,也開始跨入士紳型領導人物的社會活動。世城、世遠的時代則在既有的基礎上全力拓展拓墾事業,除了仍然繼續參與義民廟事務之外,又積極參與自家墾區內的各個廟宇的興建或改建,也參與平戴潮春事件獲五品軍功,讓劉朝珍家族的拓墾事業達到最高峰。

因朝珍之後第四代人比較多,筆者就較有代表性的人物,說明劉朝珍家族的發展。

其中守字輩的守彬、守恭、守良,守彬諡耿勉為劉世城之長子,十六歲棄儒從商,勤勞跋涉,老猶不倦,性好周急臨貧,排難解紛。他雖然是劉世成長子,但其父早逝而其年紀又小於劉世遠之長子守恭(子謙),因此劉家對外事務的代表就由守恭為主,守彬次之。

劉守恭處理拓墾及對外事務,倒是其二弟劉守良(諱贊襄,字心弼,諡耿毅)其天性聰明,讀書勤敏,善楷隸書法,七試台南三試台北皆不第後,捐納例貢生。守良雖沒有考取功名亦用捐納例貢生的方式取得社會地位,守恭的家族對外代表,加上其弟用捐納而得功名,清楚展現為維繫家族社會、經濟、政治等地位,族人的「分工」情形劉守恭對義民廟事務的參與有諸多的記載於《枋寮義民嘗祀典簿》<sup>87</sup>。兩兄弟各自擁有不同的身分以共同維繫家族的拓墾事業以及當時社會的地位,也確實達到所謂士紳型領導份子。

接著是家水、家盛、家驥,他們三位剛好是身處清末接日治時期的年代,對於家族社會地位、事業的維繫或提升自然是相當不易。

---

<sup>87</sup>原為施主林六吉、義民廟收藏各一本合併而稱《枋寮義民嘗祀典簿》為記義民嘗從道光十五年至明治四十四年之帳目總簿。



家水爲劉世城之孫。若依《劉氏族譜》，「自弱冠赴童試十回，府結前第五，院試懸牌二。迄無一衿命也。四十二歲任保正及學務委員，五十二歲領紳章…，五十四歲任九芎林區長」。1920（大正九年）年新竹州成立，芎林區改爲竹東郡芎林庄，由他擔任首任庄長。他有才學，也是登錄的書房教師。

家盛(1852-1932)爲劉守恭(子謙)之子，依《枋寮義民嘗祀典簿》所載，可知道光二十一年至同治四年劉朝珍家族由劉世遠(維翰)爲代表，劉守恭從同治八年至光緒十七年，光緒二十年之後劉家則有劉家盛、家水。家盛雖無功名，但在除戶資料中顯示他是書房教師，同時執行其父守恭留下之各種事務，其中最主要的是墾務及義民廟相關事宜。

家驥依《劉氏族譜》，「次諱家合字香雲號橫山逸叟，二十六歲縣試沈公次長取前列第三名三場四場皆取前列第一名，結榜取前列第二名…，二十八歲院試唐公懸牌第五名取佾生」，在1902（明治三十五年）年往羅東組織廣成組製腦公司。他寫得一手好字與其子崧生於昭和七年父子同時參加日本美術協會八十九屆書畫比賽，家驥得到書法第一名，而崧生得到第三名。

上述家字輩三人，身處清朝末年到日治時期，他們都屬家族中優秀成員或是長子，肩負維持家族社會地位的責任，因此家水與家驥才會屢屢參加科舉考試，雖沒有得到功名，但其用心想得到好的功名絕對是無庸置疑的。而家盛年紀較長則全力在維持義民廟及家族事務。進入日本殖民地時期後，日本統治者對台的土地政策不同於清朝，家盛爲教師。家水在前朝雖未達功名，但卻是一方秀逸之士，如《芎林鄉志》(頁457)所言，日本治台之初，盜匪橫行，家水聲援軍隊，綏靖有功，又大正三年(1914)逮捕匪徒受賞至大正四年擢用爲芎林區長到改制的芎林庄長，至卸任爲止長達17年之久的公職生涯。

家驥若依筆者訪問其孫(故)耆老劉伯勳所言，其先祖父不願從政，

轉而從商，率其二弟家聲往羅東從事樟腦生意。

接著是興字輩，年紀較長的是家盛之子興貴(1874-1904)，根據筆者訪問耆老劉得綱所言，其母劉周阿妹(即興貴之媳)說道興貴相貌堂堂，曾擔任書記(在今南投國姓)卻因為洪水，夫妻兩人英年早逝，得年三十一。

家水之子興基(1894-1968)依《芎林鄉志》(頁 463)記載，興基幼年就讀於九芎林公學校，明治四十三年(1910)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習醫學，大正四年(1915)畢業，後來回到芎林服務，被人稱「興基先生」受到相當敬重。

崧生(1895-1968)為家驥之次子，字峻齋，就讀宜蘭羅東國小，大正四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國語部，勤練書法，曾擔任樹杞林公學校教員、新竹州翻譯官，甚至到戰後民國三十六年擔任橫山鄉鄉長，民國四十年擔任新竹縣政府機要秘書，民國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任山地室主任時退休。

以興字輩來看，興貴雖有些才學，無奈英年早逝。興基與崧生就讀總督府設立的學校，一個唸醫學，一個國語部(日本語)，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來說，亦成為精英份子及社會領導階層的重要條件。筆者認為這些族人的表現，使得劉朝珍家族在日治時期依然維持在地方上的地位，不過要留意的是，此時的劉屋已轉變成在社會階層中的士紳型領導者。

## 參考文獻

### 一、史料

波越重之，《新竹廳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年。

林百川、林學源纂輯，《樹杞林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再版。

國立臺灣大學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第三類財政〉，《淡新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1年。

國立臺灣大學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第七類撫墾〉，《淡新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5年。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陳朝龍、鄭鵬雲纂輯，《新竹縣采訪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

黃旺成主修，《新竹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再版。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新竹文獻會通訊》，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3-1954年。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1895-1944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15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案彙錄庚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0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鄭鵬雲、曾逢辰編，《新竹縣志初稿》，臺灣文獻叢刊第6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洪安全總編，《清宮宮中檔奏摺台灣史料》，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北縣竹北一堡大平地庄土地申告書》，手稿本，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904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北縣竹北一堡八十份庄土地申告書》，手稿本，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904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北縣竹北一堡王爺坑庄土地申告書》，手稿本，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904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北縣竹北一堡十分寮庄土地申告書》，手稿本，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904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北縣竹北一堡沙坑庄土地申告書》，手稿本，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904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北縣竹北一堡南河庄土地申告書》，手稿本，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904年。

劉朝珍後裔，〈劉氏族譜〉無年代、頁碼。

李文良教授等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台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5年。

### 二、專書

吳學明，《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竹縣文化中心，1998

年。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

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臺北：城邦文化，2001年。

姜義鎮，《新竹縣寺廟祀神簡介》，竹北：新竹縣政府，2005年。

范明煥，《新竹地區的人與地》，竹北：竹縣文化局，2006年。

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上)》，臺北：玉山社，1996年。

黃卓權，《跨時代的臺灣貨殖家：黃南球先生年譜》，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4年。

黃卓權編，《義魄千秋：褒忠亭義民節大隘聯庄祭典專輯》，新竹縣：2005褒忠亭義民節委員會，2006年。

楊鏡汀，《新竹縣舊地名探源》，竹縣：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學會，1994年。

鍾仁嫻主編，《義民心鄉土情：褒忠義民廟文史專輯》，竹北：竹縣文化局，2001年。

黃運喜主編，《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竹北：新竹縣政府，2005年。

莊興惠主編、《芎林鄉志》，新竹縣，芎林鄉公所，2004年。

鄭華生口述、鄭炯輝整理，《新竹鄭利源號典藏古文書》，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年。

黃運喜，《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新竹縣，新竹縣政府，2005年。

林桂玲，《家族與寺廟》，新竹縣文化局，2005年。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何明星，《清代新埔陳朝綱家族之研究》，竹北：竹縣文化局，2007年。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1861-1885）》，台北：自立晚報社，2004年。

### 三、論文

李文良，〈十九世紀晚期劉銘傳裁隘事業的考察－以北臺灣新竹縣為中心〉，《臺灣史研究》，第13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87-122。

邱慧娟、葉爾建，〈清末橫山地區土地墾殖的環境背景〉，《新竹文獻》第25期(2006年6月)，頁89-112。

黃卓權，〈《淡新檔案》的認識與運用：清代衙門文書的遊戲規則〉，《新竹文獻》第34期(2008年8月)，頁86-119。

蔡淵黎，〈清代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附錄：橫山鄉拓墾大事記之劉朝珍家族

西元	中、日紀元	橫山鄉的大事	北台灣的大事	台灣的大事
1761	乾隆 26 年	朝珍四歲隨父可佑來台居住 竹北六家庄二十張犁	可佑 1717-1788 到台灣 朝珍 1753-1828	
1785	乾隆 50 年 乾隆 54 年 劉氏族譜	。相傳陳長順於本年入墾太 平地、沙坑地區	陳長順入墾 太平地、沙坑地 區	1786 林爽文 事件 1789 劉朝珍 樂義民平林 爽文亂獲六 品軍功
1804	嘉慶 9 年 劉氏族譜	相傳劉朝珍於本年入墾大肚 庄。	萬成 1788-1816	
1807	嘉慶 12 年 劉伯壩	阿敦骨乃等番 議將責姜勝 智招墾戶劉引源、劉可富進 入橫山、猴洞地區，設隘招 墾。		
1807	嘉慶 12 年 <清代大租調 查>p1062(八)	阿敦骨乃等番 議將責姜勝 智招墾戶劉引源、劉可富進 入橫山、猴洞地區，設隘招 墾。召朝珍入 4 股成 40 股		
1807	嘉慶 12 年 <清代大租調 查>p1063(九)	上項屯租一十七石六斗六合		
1808	嘉慶 13 年 th22708-009	劉世城入墾油羅猴洞地區左 片埔地一塊東至橫圳為界西 至甲溪為界南至新溪為界北 至鹿寮坑溪為界四至界而招 劉世聚承墾出二百五十大員	世城 1810-1844	1811 設置噶 瑪蘭廳
1813	嘉慶 18 年 th22708-009	劉引源、劉可富進入		
1815	嘉慶 20 年	劉朝珍加入橫山、猴洞地區 的開墾行列。	世遠 1816-1867	
1817	嘉慶 22 年 劉氏族譜	劉朝珍施田一甲八分六釐二 絲的一半於義民廟	陳長順父子進	



1820	嘉慶 25 年	陳長順父子進入太平地、南河、沙坑地區，建隘開墾。	入太平地、南河、沙坑地區，建隘開墾。		
1821	道光元年	劉維翰…等倡議改建芎林廣福宮、興建國王宮	劉維翰…等倡議改建芎林廣福宮、興建國王宮		
1832	道光 12 年	劉朝珍之孫劉世城、劉維翰接管橫山、猴洞至油羅地區，全部墾務。			
1833	道光 13 年 <清代大租調查>P30<一一>	劉可富劉引源招劉世城 維翰	劉子謙〈守恭〉 1833-1892		
1833	道光 13 年 劉伯堦	道光十二年遭洪水又生番劉世城、劉維翰接管橫山、猴洞至油羅地區，全部墾務。			
1837	道光 18 年<清代大租調查> p118	劉世城讓猴洞車路面 橫五丈直一十二丈於劉連壁 收到禮物酒席			
1850	道光 30 年 17305-001	劉維翰言因水患致負債，而佃戶又不願買其五甲地。糧總回覆請姜殿邦查明	家盛 1852-1932		
1850	道光 30 年 17305-003	由姜殿邦、范崇泰、陳長順等人邀各佃妥議抵買還欠，劉維翰積欠租谷照數完繳，毋得亢延。			
1852	咸豐二年 17305-005	劉維翰稱道光 24 年接兄隘務除將田變抵隘費，尚欠壹千餘元，若借貸不成，則願辦理廢隘			
1852	咸豐二年 17305-008	劉維翰所請，經姜殿魁等查，速即協同業佃，殷實戶，實力奉行。			
1852	咸豐二年 17305-009	劉維翰稟猴洞山林茂密，番人疊出連年墊給，請准予因墊籌藉以為用			

1852	咸豐二年 17305-011	成上付因電羅阿明…等人， 趕緊籌議酌借隘糧		
1853	咸豐3年 17305-012	咸豐2年水災沖失田園，劉 維翰請求均補，另恐有一、 二頑佃繳租		
1853	17305-014	劉維翰所請，勘丈，諭各佃 候丈，以造清冊		
1853	咸豐3年 17305-016	咸豐2年6月及3年6月疊 遭水患，隘柜田園沖毀		
1853	咸豐3年 17305-018	與016類似，官方簽查勘及 督殷實業佃設法修隘		
1853	咸豐3年 17305-019	淡水分府諭粘單內殷佃人 等，即籌議酌借隘糧，以茲 防守		
1854	咸豐4年 17305-005	劉維翰於道光24年接胞兄 世城墾務，因連年水患而致 負債累累，墾求均補事宜		
1854	咸豐4年 17305-020	糧總要猴洞庄業佃曾國慶開 有名殷佃協助姜殿魁、保正 曾崇正籌議酌借隘糧		
1854	咸豐4年 17305-021	糧總林敦回文手傳各佃指明 界址勘文造甲數清冊等		
1858	咸豐8年	錢朝拔進入田寮、砵仔一帶 建隘開墾。	錢朝拔進入田 寮、砵仔一帶	
1859	咸豐9年	鍾石妹進入大山背地區，建 隘開墾。	鍾石妹進入大 山背地區	
1861	咸豐11年 劉伯堦	北路淡水良埔文 維翰稱猴 洞等庄於道光及咸豐年間疊 遭水患…將九讚頭大粗坑等 隘移入油羅移隘加丁		
	th22708-055	原告洪仁貴墾戶劉子謙被告 官阿錦…等，總理貝文珍		

1863	同治 2 年	劉世遠募義勇百名至彰化助官平戴萬生事件，欽賞五品軍功。	劉世遠募義勇百名至彰化助官平戴萬生事件，欽賞五品軍功。	
	th17308-001	劉維翰稱咸豐二、三年水患沖毀田園六十餘甲，告貸無門，故請求於頭份林及大粗坑與徐玉成合股築坡鑿圳。		
1866	同治 5 年 th17313-000	金惠全稱劉維翰故後原隘廢弛窩匪		
1866	同治 5 年 th17313-001	金惠全稱劉維翰子劉阿恭、阿寬仗恃並交結案犯		
1866	同治 5 年 th17313-002	對於金惠全的指控，派湯才協助姜殿邦、金合興立即查明	家盛 1852-1932	
1867	同治 6 年	劉家驥出生	劉維翰 1867 去世 家驥 1867-1948	
1867	同治 6 年 Th12207-002-001	劉維蘭維新聞粵總理提到劉維翰即劉子謙		
1868	同治 7 年 th12209-026	具保結狀劉子謙、金和興…等四人，徐安邦為九芎林庄總理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01	墾戶劉子謙為原隘首劉春波已故稟請淡水廳同知陳星聚准將該處隘務竹歸伊辦理。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02	劉光稱墾戶劉子謙荒墾廢隘自願交於劉青蘭合劉光夥承辦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03	墾戶劉子謙為劉清蘭乘示諭未蒙給發之際阻撓隘務稟請淡水廳同知陳星聚儘速始發		

		示諭。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04	淡水同知陳星聚諭仰墾戶劉子謙將猴洞等庄隘務認真整頓僱募壯丁於要隘處所建設隘櫃保護居民。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06	鑛興隘首劉清蘭為墾戶劉子謙串謀羅阿水將原給諭戳合約抗匿並捏瞞准辦理隘務。		
	th17315-007	擬因猴洞大肚九讚頭迭遭洪水，而招劉清蘭劉清波來墾，每甲八石為租共八百石。		
1874	同治 13 年 17315-008	皂頭湯才著劉春波家屬將金廣興諭戳交出		
1874	同治 13 年 17315-009	劉光訴羅阿水與劉子謙串通將隘務帳簿藏匿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10	隘首金廣興即劉清蘭為墾戶劉子謙自願退墾不遵理論串同羅阿水等將帳簿合約閉掩蘭名稟請淡水廳同知陳星聚究明核辦。		
	同治 年 17315-012	糧總批劉子謙與劉春波對於猴洞庄墾務不必瀆爭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13	劉清蘭為墾戶劉子謙乘合夥劉春波身故串同羅阿水等瞞約辦理隘務霸佔帳簿等物呈請淡水廳同知陳星聚究追。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14	被劉子謙等人霸佔物品的清單。		
1874	同治 13 年 17315-015	會同眾佃劉子謙敘明劉清蘭、劉光等，於隘務全無料理，任其弛廢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16	淡水廳同知陳星聚稟仰原差湯才迅將墾戶劉子謙等人傳		

		集到案以憑訊究。		
	同治 年 17315-017	劉清蘭訴劉、羅、傅等事纏訟不休，故請總捕分府傳劉、羅、傅等人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18	墾戶劉子謙為帳簿原歸家長羅阿房等人掌管而劉清蘭早在三年前已退約未辦隘務稟請淡水廳同知陳星聚察核。		
1874	同治 13 年 th17315-019	劉清蘭為墾戶劉子謙等人霸佔隘糧八百石及器物等項呈請淡水廳同知陳星聚究追。		
	17315-020	劉清蘭接劉子謙墾務，而隘谷無還。		
1874	th17315-023	淡水廳同知陳星聚稟仰原差湯才迅將墾戶劉子謙等人傳集到案以憑訊究。		
	th17315-024	劉清蘭呈狀控劉子謙等串吞霸佔一案		
1876	光緒 2 年 th17315-028	劉子謙將猴洞庄贖予劉春波每年八百石，謙欲收回顧謙與劉光、清蘭三日內到赴		
	th17315-029	與上略同，去年 10 月 23 日赴轅控劉子謙等		
1876	光緒 2 年 th17315-030	一皂投一湯才為傳到墾戶劉子謙應訊劉光原稟劉青蘭等三名前來		
1875	光緒 1 年 th17315-031	信票 催傳劉子謙有關金廣興 劉清蘭之間的糾紛		
1876	光緒 1 年 th17315-031	信票，咸豐 11 年署台灣北路淡水，提及劉維翰稟辦理猴洞庄墾，固道光十一、廿三，咸豐二、三年疊遭水患沖失田園。		



	th17315-033	劉清蘭、劉光（劉春波之子）、劉子謙對猴洞庄墾務的說明		
1876	光緒 2 年 th17315-034	劉光(春波之子)遵辦。如 th17315-039 所言		
1876	光緒 2 年 th17315-035	劉青蘭稟攔被劉子謙成控匿戩廢隘等情一案		
1876	光緒 2 年 th17315-036	劉子謙為劉青蘭係劉春波前用後逐之人安得接續辦理隘務		
	th17315-037	劉子謙呈控劉清蘭匿戩廢隘等情一案之判決淡水廳同知。		
1876	光緒 2 年 th17315-037	劉子謙控劉清蘭，因劉清波身故而情稟吊銷墾照，未准而仍照原議，而南河附近生審戩害陳攀桂家六名，將九讚頭、大粗坑之隘額移入油羅坑內層山設隘募丁堵番。		
	17315-038	劉清蘭狀控劉子謙減隘租，且擔心其不交隘糧		
	17315-039	劉子謙應補還所欠之租，應依契行，不可再訟。		
	17315-040	提劉子謙到轅照原議所行，以結此案		
1882	光緒 8 年	劉光遵照當年合約所行，不敢翻異鍾石妹承包南河、沙坑、八十份，內山墾務。		
1882	光緒 8 年 劉阿滿後代	劉朝珍派下分鬮書守字輩將前人肯成田產均分	立分鬮書人劉文回劉文海代筆侄劉家盛	
1882	光緒 8 明治 15	Cca008-084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家合賣地梁阿喜承買合母知，家增、聲在場，場兄劉子謙	山埔於粗坑龍柳樹濫竹園坪收佛銀 1 百大圓
1883	光緒 9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家盛賣鬮分之	於粗坑排

	明治 16	Cca008-086	地，家元興貴在場，合代筆	收佛銀 250 大圓
1883	光緒 9 年 17325-001	墾首金福昌即劉文彬承接劉子謙油羅墾務欲設隘加丁		1884 中法戰爭
1886	光緒 12 年 17329-034-001	新竹縣墾戶金惠成、黃南球、金廣福、黃龍章、錢朝拔、連日昌、陳福成、劉子謙...等稟勿撤隘，以為生計	墾戶黃南球、金廣福、錢朝拔、連日昌、陳福成、劉子謙...等稟勿撤隘	1885 台灣建省劉銘傳任首任巡撫
1886	光緒 12 年 17329-034-002	福建巡府不准所請，並稱已派兵分防		1886 (光緒 12) 劉銘傳廢大租、隘租
1886	光緒 12 年 17329-090	傳劉子謙帶赴		
1886	光緒 12 年 清代大租調查 p132 (九四)	p132 (九四) 簽將脫山仔交付愛首金福昌		
1886	光緒 12 年	新竹之縣方祖蔭單仰對役倪源朱宗力傳劉子謙付縣以憑諭話		1886 劉銘傳撤隘
1886	光緒 12 年	上坪、內灣置隘勇營各一哨猴洞莊的拓墾劃下休止符		
1887	光緒 13 明治 20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Cca008-082	謙、文良、文端兄弟共賣地，合、盛、武略等知在	於大粗坑老芎蕉湖莊有水田山埔收佛銀 130 大圓
1887	光緒 13 年 劉伯堦	陳福誠與劉子謙糾紛鬥毆羅三興佃租歸劉 並提到四至界要姜紹基黃南球查覆		
1889	光緒 15 明治 22 總督府 檔案公文抄錄 文書	Cca008-079 在場弟文端為中人弟文彬在場侄增家盛家聲	謙、合共賣地與劉武略買。原為謙良共墾	於楠仔排連竅天坪收 185 大圓
1890	光緒 16	Cca008-067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隘首金福昌即股伙武略文統文彬家麟等先	於油羅庄脫山仔水田山林園

			年墾成之地與明德號	186 大圓
1891	光緒 17 明治 24	Cca008-083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官萬春賣地於張光彩。原向謙所買	於油羅庄芎蕉湖 收佛銀 160 大圓
1893	光緒 19 年 劉氏族譜	劉欽岳出生，奉父母命嗣舅氏李天區之香祀。 劉欽岳曾任新竹縣政府科員、副鄉長、竹東區署課長、尖石鄉公所總幹事荐任秘書	崧生 1895-1968	1891 (光緒 17) 劉銘傳離台廢隘工作停頓 1895 (明治 30) 日治台灣
1896	明治 29 年 劉得中	劉崧生出生 曾官至薦任曾任橫山庄長、新竹縣政府秘書、山地室主任等職務		日本 1898 (明治 31) 成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
1902	明治 35 年 劉伯堦	提及橫山猴洞給與劉可富劉引源 黃勝華黃金水承管羅五禮大肚庄下並備銀與劉家盛買歸清楚立字		
1902	明治 35 壬寅年 劉氏族譜	劉家驥三十七歲，往羅東組織廣成組製腦公司		1903 (明治 36 確定廢大租權)
1903	明治 36 光緒 29	Cca008-065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劉國禎賣地范阿海羅阿來合買	油羅庄芎蕉湖 龍銀 400 大圓
1903	明治 36 光緒 29	Cca008-068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家水、家松分管由羅庄。父文彬叔文統侄興貴…在場	油羅庄 255-1…等番。有水田、山林、埔田、屋宇地基。
1906	明治 39 年 劉氏族譜	劉家驥四十一歲，改築大肚祖堂		
1906	明治 39 年	Cca008-066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家松賣與家水分管油羅庄地與徐石興	坐落大肚庄土名九讚頭金 300 大圓
1906	明治 39 年	Cca008-072	沈對妹賣與加	於油羅庄羹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合股之地與 許火山	灶壠
1908	明治 41	Cca008-070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賣地為水之 鄰 蔡錦繡代筆	於油羅庄羹 灶壠 代金 50 円
1908	明治 41	Cca008-071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賣建物敷地 與賴清文	289 番地 代 金 50 円
1908	明治 41	Cca008-073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賣山埔地與 林阿苟	於油羅庄羹 灶壠 代金 16 円
1908	明治 41	Cca008-078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賣地油羅 373 番	田 1 分 70 円 山埔 50 円
1908	明治 41	Cca008-081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賣地油羅 379 番 姜石秀買	田 5 厘 40 円 山埔 90 円
1908	明治 41	Cca008-085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賣地 水因業 鄰在場 於羹灶 壠	代金 1620 圓
1909	明治 42	Cca008-069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松賣地與文滿 家水為中人	油羅 282…番 共 287 円
1910	明治 43	Cca008-080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賣者多位買主 文滿家水，立會 人興貴	油羅 293 番 合計 830 円 48 錢
1910	明治 43	Cca008-087 總督府檔案公文抄錄文書	劉澄芳賣地與 興貴（頭份村 32 番）買，家 水代筆	油羅 403 番 30 円 45 錢
1928	昭和 3 年 劉氏族譜	劉家驥六十三歲，真書出品 台南全台書畫展覽會，公善 楷書，與花蓮葉仁甫、橫山 蔡炯襄、東台嘯谷、芎林人 趙先生為至交		
1915	大正 4 年 劉得中	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 （劉崧生）	卒畢業證書乙 只	
1916	民國 5 年 劉得中	劉崧生任樹杞林公學校 教 員		
1924	（大正 13）民國	新竹州翻譯官（通譯）	昭和 16 年八等	

	13年～ 民國30年 劉得中		授瑞寶章	
1942	民國31年 劉氏族譜	劉家驥妣李媽逝於芎林，享壽七十六歲，長子興岳、次子崧生、仲蘭		1945 (民國34) 台灣光復
1947	民國36年 劉得中	劉崧生任橫山鄉公所鄉長(庄長)	新竹縣政府委任令	
1948	民國37年 劉氏族譜	劉家驥去世，子錦綉叩別，逝於芎林，享壽八十三歲	家驥 1867-1948	
1949	民國38年 劉得中	劉崧生任台東女子中學事務主任		
1951	民國40年 劉得中	劉崧生新竹縣政府機要秘書	派令乙份、總統府薦任狀	
1958	民國47年 劉得中	劉崧生山地室主任退休(43年任命)	新竹縣政府(令)	
1968	民國57年	劉崧生去世	崧生 1895-1968	

